

在火窰與獅穴中

序

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三個人從火窖中出來未曾受到絲毫的灼傷，但以理在獅子坑中過了一夜未曾遭遇少許的損害，這兩件事是我從幼年的時候就知道的，也是我從信主以來就篤信不疑的。但到了五年前我自己纔有了這種寶貴的經驗。一九四二年是神率領我經過空前劇烈的戰爭的一年，也是我特別蒙恩典有長進的一年。那一年內學了許多最寶貴的功課，是平常所學不到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也把那時所學習的在那一年和第二年內寫了幾篇登在那兩年的靈食季刊中。今日把牠們翻出來再看看，覺得這些功課是今日一切屬神的人都應當學習的，因此把牠們集在一處印成這一冊小書。牠們的數目一共是九篇，但爲使讀者知道那次戰爭詳細的經過，所以在這九篇以前先印上前年冬季所寫的一篇見證——「他們的神仍是我們的神」——總起來一共是十篇。在今日這撒但操縱罪惡得勢的時代中，神要屬他的人都作像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和但以理那樣的勇士。如果有人肯這樣作，神不但加給他們信心和膽量，並且要在他們榮耀了神以後，使他們也得着榮耀。正像那四位古代的勇士一樣。神在古時會對以利說，「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撒下二章三十節）這個應許和這個咒詛在今日仍然像在古時一樣的真，一樣的靈驗。讀者中間有願意被神重看的麼？好不好讓我們一同學習這些功課。

一九四七，八，八。

目錄

他們的神仍是我們的神	一
奇妙的拯救	一九
不貪者不懼	二六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	三三
這纔是主耶穌的門徒	三六
兩個有信心的英雄	三七
不怕死的主與不怕死的門徒	四三
不妥協的基督	四九
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	五三
等候神	五七

他們的神仍是我們的神

「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驚奇，急忙起來，對謀士說，我們捆起來扔在火裏的不是三個人麼？他們回答王說，王阿，是王說看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神子。於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窰門，說，至高神的僕人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出來，上這裏來罷。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就從火裏出來了。那些總督、巡撫和王的謀士，一同聚集，看這三個人，見火無力傷他們的身體，頭髮也沒有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並沒有火燎的氣味。」——但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七節。

「次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往獅子坑那裏去。臨近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對但以理說，永生神的僕人，但以理阿，你所常事奉的神能救你脫離獅子麼？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因我在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虧損的事。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裏繫上來。於是但以理從坑裏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他的神。」——但六章十九至二十三節。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因為不事奉尼布甲尼撒的神，也不拜他所立的金像，惹怒了尼布甲尼撒王，以致他向他們三個人變了臉色，吩咐人把窰燒熱，比尋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軍中的幾個壯士把他們三個人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中。因為王命緊急，窰又甚熱，那扔他們的人都被火燒死。這三個人不但沒有燒死，而且脫了捆綁，同一位像神子的人在火中遊行。這件事不但引起尼布甲尼撒王的驚奇，而且使他承認了他們三個人所事奉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以致他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差遣使者救護倚靠他的僕人，他們不違王命，捨去己身，在他們的神以外不肯事奉敬拜別的神。現在我降旨，無論何方何國何族的人，謗讟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神的，必被凌遲，他的房屋必成糞堆，因為沒有別的

在火窰與獅穴中 他們的神仍是我們的神

神能這樣施行拯救。這事以後，又過了一些年，但以理因為不肯停止他每日三次的禱告，以致觸了大利烏王的禁令，中了仇人的詭計，使大利烏王因為貫徹他的命令，遵守瑪代和波斯的律例，不得已把他扔在獅子坑中。及至次日早晨，大利烏王走到獅子坑邊，呼叫他的時候，纔發現他不但沒有被獅子撕裂吞吃，而且身上毫無傷損。這件事也使大利烏王承認但以理的神是「永遠長存的活神」。他說：「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神。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他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上施行神蹟奇事，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因着這四個人的信心和順服，使神的大能和榮耀在他們身上彰顯出來。這兩件事堅固了許多聖徒的信心，鼓勵了許多聖徒的決志，激發了許多聖徒的勇氣。雖然有許多讀聖經的人不信這是真實的事實，他們說這是一種古代的神話，但我們却毫無疑惑的承認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因為那創造並管理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神，作這兩件奇事，比我們反掌還容易得多。我們看不見神的大能，並不是因為神的能力在今日已經減消，也不是因為我們所事奉的神不是他們所事奉的神，乃是因為我們不敢信靠他，不肯順服他。如果我們敢信靠他，肯順服他，他在這四位古代的聖徒身上所行的事，今日還能照樣行在我們身上，因為他們的神仍是我們的神。容我把最近幾年中神在我的身上所作的兩件大事說出來，證明我所說的這幾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當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旬（日軍佔領華北的第三年）我從香港領會回來，看見日本軍報道部的一紙通令，大意說，凡在本市出版的各種報章雜誌，於接到通令後必須逐期刊登日軍部所擬的四條標語，如敢故違，定行從嚴處辦。這張通令送到的時候，我還正在南方，我回來以後，這裏一位同工的弟兄把牠交給

我，並且述說他的意見。他說這種標語我們自然不能刊登，但不登又必定發生危險，日本軍的命令又有誰敢違抗。我那時竟軟弱下來，我決定不能違背真理去刊登這種羞辱神的標語，但我實在沒有勇氣不刊登。這種標語仍照常出版。我同幾位聖徒討論這件事，他們一致的主張將靈食季刊自動停刊，這樣既不違背真理，又可避免危害。我在軟弱的時候自然很容易接受這種勸告，於是開始準備停刊。因為那年纔出了春夏二季，秋季還未出版，訂戶都是訂閱全年的，如果半途停刊，必須退回下半年的刊費，於是我便豫備印送停刊通告，告訴訂戶如果願意退費，我們就照半年的刊費寄還郵票，如果願意要書，我們就照價寄書。當我這樣準備的時候，我的心中十分痛苦，因為靈食自從發刊到那時已經有十二年半之久，我看這個刊物像我的一個兒子一樣，苦心孤詣，慘淡經營，每期自己寫稿，自己校對，還有時自己寄發。我也聽見許多閱者述說因着讀這刊物得着幫助。現在忽然停刊，無異乎夭折了一個兒子，心中感到無限的酸辛。

八月十四日晚間我在屋中禱告，忽然心中受了聖靈的責備。我問我自己說：「靈食季刊起初發刊的時候不是很清楚的由於神的引導而創始的麼？出版十二年半之久不是有許多因人因牠得了幫助麼？今日誰使你停刊？神未曾叫你停刊，只因日本軍報道部的一紙通令便自動的停刊，這豈不是臨陣脫逃麼？如果刊登那些標語等於向着撒但豎起白旗投降，但不刊登而自動停刊這種臨陣脫逃的行爲又比豎起白旗投降好多少呢？不能停刊不可停刊不用問將來要遇見甚麼危害，不刊登那些標語，仍然照常出版。」我在禱告以後裏面得了力量與信心。我準備就這樣作去。我揣想不刊登日本軍部的標語而仍然出版，一定要發生事故，因為那時每期出版的刊物出版後都必須送交若干份給官方。當日本軍報道部看見刊物上沒有他們命登的標語，一定會赫然震怒，認爲我違抗命令，思想不良，往輕裏說勒令停刊，往重裏說，也許把我

逮捕了去，加以種種罪名。但我決定不顧這一切硬幹下去。我決定被他們強迫停刊，却不自動停刊。我決定寧可遭遇危害，不放棄神交託給我的工作。我認爲神選召我使用我，就是叫我在這種嚴重的局面之下向他盡忠。俗語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就是神用我的時候，我決不臨陣脫逃。我在次日同幾位聖徒談到我所下的決心，沒有人肯說一句話。他們不願意攔阻我，但他們也不表示贊同。後來我把這個意思對內子說了，她問我說，「你有沒有準備被他們逮捕，被他們拷問，被他們拘禁？如果你沒有這樣準備好，我怕你到時候不能擔當。但如果你已經準備好，就可以放膽作去。」我當時回答她說，「我已經準備了。」她說，「那樣你就可以照着神所指示你的作下去。」感謝神，我就那樣作了。靈食季刊照常出版，日本軍部命登的標語連一句也沒有刊登，出版以後還照常送給他們看。他們竟沒有逮捕我，沒有勒令我停刊，甚至沒有傳我問一句話。日本軍佔領華北八年，靈食季刊沒有染上一塊污點，我也沒有因此受到絲毫的傷害，我像但以理說，「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

一九四二年的春季更劇烈的戰事臨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與英美兩國宣戰，那日上午，北平各英美差會所設立的禮拜堂都被封閉。十四日星期日全城大多數的禮拜堂都不能照常禮拜。這是從一九〇〇年庚子拳匪亂後第一次各大禮拜堂停止禮拜。各教會的領袖們在那時都十分焦急，他們集議怎樣維持工作，因此便成立了一個「北京基督教維持會」，發公函給全市各教會。我照願的基督徒會堂（地址在東城史家胡同四十二號）在十二月十七日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內說，

「啓者，今擬於月之十八日（星期四）午後新三時，假東堂子胡同內務總署大禮堂，特開北京基督教維持會，討論進行一切事宜。千祈屆時惠臨爲荷。專此頌頌。」

台祺。

北京基督教維持會謹啓。十二月十五日。」

我接到這封信的時候便感覺到各教會這種作法與古時以色列人下埃及求幫助的事完全相同。他們一向日方求援助，便給了日方利用的機會。他們（各教會的領袖）實在應當只仰望神，而不請求日方的協助。因為無論甚麼事一向人求幫助，對方如果提出甚麼條件來，便不能不允諾。不過我與各教會的領袖素日沒有來往，他們所走的路又與我所走的不同，我也無從幫助他們。我們的教會既沒有西國差會，又未曾受日方的干涉和封閉，自然更沒有加入維持會的必要，所以根本用不着出席。以後雖然零散聽見一點點基督教維持會開會的消息，也未會多加注意。及至次年（一九四二）一月十六日下午，忽然有一位信徒到我這裏來，述說各教會已經組織了一個「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他受該會會長的委託勸我們加入該會，並說如果不加入恐怕以後教會要發生困難。當時我真不知道該怎樣答覆，只告訴他說晚間再給他回信。那天晚間我同內子還有兩位教會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談論這事，我們大家跪下來禱告。不到幾分鐘，我忽然想到經上的話說：「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轆。」（林後六章十四節）我不再求告了，我只感恩讚美，因為我已經明白了應當怎樣應付這一件事。神不叫我和不信的同負一轆。許多教會裏有很多未曾真實悔改信主的教友，還有許多未曾真實悔改信主的傳道人，神不容許我和他們同負一轆。許多教會中的領袖所講的道不但不造就人，而且敗壞人的信心。許多教會中充滿了悖道的事，與世界連合，成了各樣污穢可憎的雀鳥的巢穴，神不容許我和他們同負一轆。我們又看出來這次的「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有政治的背景，有日方的操縱，神更不容許我和他們同負一轆。及至我們禱告完畢，我問他們四個人的意思。那日晚間我們五個人異口同聲的說：「不參加。」於是當晚我們便回覆那位

在火窯與獅穴中 他們的神仍是我們的神

和我們接洽的人，告訴他我們決定不參加「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次日我的一位同工（那日晚間前往答覆的那一位）告訴我根據昨晚的談話，對方表示似乎是說加入聯合促進會是必須的。（那就是說無論是否願意加入也必須加入不容許人隨意選擇，不然便不能再存在。）那時我深覺得我和我的幾位同工正像一隻輪船上的船主與大副二副，這隻輪船遇見了狂風巨浪，全船（全教會）的安危都繫在我們幾個人的身上，我們的責任真重大無比，偶一錯誤就會使全船沉入海底。十八日我自己又見了那位同我們接洽的人，告訴他說我們的教會決定不參加聯合促進會，請該會的會長不必再過問我們的事。

三月上旬我到天津去作工的時候，得一位同工的信說，那位先前來與我們接洽的人又來和他談話，還是勸誘我們參加，他回答說「王先生不在乎，我不能作主。」三月七日我由津返來，正趕上由安徽來平的一位姊妹來看我，談話中知道她當校長的那個女學校被日方接收，日方勸誘她仍當校長，幫助他們辦學，她回答說她不能與不信的人合作。日方屢次利誘威脅，她始終拒絕不肯合作。最後他們傳她到憲兵隊去，她還是堅持到底，決不屈服，他們竟沒有辦法。我聽見她的見證，更激發我的信心和決志，我想她一個女子還能這樣向神盡忠，勇敢不屈，我是一個男子，又領導着一個教會，而且蒙了神重大的委託，如何能屈服在惡勢力之下。我們那天的談話使我得了不少的堅固，我更決心無論如何不參加聯合促進會。

四月十八日我到西城去參加馬路加先生的喪事聚會，在會中遇見日本牧師織田金雄，會後他竭力勸我加入聯合促進會，並說與亞院連絡部的調查官武田熙很想與我見面談話。他又說「聯合促進會亟需要像你這樣意志堅強的人參加。」我回答他說「正是因為我意志堅強，所以我纔決不參加。」那天我們兩個人立在街市中談話有幾十分之久。四月二十九日，我在會堂講道，題目是經過火窰與獅穴的四位

聖徒。那些日子我深感覺已經有危險擺在我的前面。我講這個題目一面是勉勵別人，一面是勉勵自己。四月三十日的晚間我從外面回來，進晚餐的時候內子給我一封信，是聯合促進會寄來的。信內說：

「敬啟者，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會，因時局之演變，爲促成教會自立自養自傳之實際精神起見，組立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總會已於四月十八日正式成立，本市按章應設分會。貴堂既在分會區域內，有參加之必要。特請派遣代表，於五月一日上午新十時出席，共討進行，聚會地點假米市中華基督教會。此上基督教徒會堂。」

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北京分會啓。」

以前的三個多月雖然聯合促進會也曾屢次勸誘，但總是託人來談，這時候書面的通知來了，並說明「有參加之必要」。我們也必須給他們一個正式書面的答覆。這時不免正式交鋒了。那天晚間九時半，在別人都睡了以後，我獨自坐在會堂的南面台階上，思想這件事。那天是舊曆三月十六日，月光把全院照得極明亮。我回想以往十幾年之久，神怎樣引導我，從我家中三兩個人的小聚會起，逐漸發展而增到幾十人，一、二百人，後來怎樣在前炒剗胡同租房聚會，再後怎樣在這裏購地建堂聚會的人增到四五百人。今日有了這樣適宜的會堂，不再感到以前人多地窄聚會艱難的苦況。我又想到近幾年教會蒙神眷顧，各方面都有相當的進步，全教會和幾位同工都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可是今日已經到了一個緊要的關頭。參加這個巴比倫式的「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是違背神的旨意。不參加勢必受日方的干涉，遭遇封閉，我個人也難免遭遇危險。我也想到了我那年邁的老母，如果聽見我被逮捕，她一定要焦急驚恐，不知道發生甚麼變故。我清楚知道在日本軍部的威勢之下，如果有人表示不肯服從，結果是決無幸理。我又想到他們也許佔了這座會堂作甚麼用途幾百個信徒再不能每週在這裏快樂聚會一同敬拜神。牧人被捕，羊羣也就

在火窯與獅穴中 他們的神仍是我們的神

分散。想到這些事，我的心中起了極大的戰爭，我不能再想下去，也不忍再想下去。我也曾想到如果要避免這種種淒慘的結果，只有降服，只有加入「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但那樣作，我必須與那些「素日所斥責的人們坐在一處，彼此虛與委蛇，作着同牀異夢，貌合神離的討論與合作，我必須與一些「以敬虔為得利的道路」的人作同工，我必須與別人一樣，心中以為非，口裏還要說是；我必須認黑作白，指鹿為馬；我必須把我的信仰，主張都收在櫃子裏，終日去敷衍那些支配者，操縱者；我必須把我從前所寫的那些刊物書籍都付之一炬，因為在那些刊物書籍中，我嚴格主張不畏強權，不顧情面，不隨聲附和，不人云人云，是就說是，非就說非；我嚴格主張教會不能與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所支配，我嚴格主張篤信救恩的教會不能與不信派掌權的教會聯合，神的真工人不能與假先知假師傅合作。我又想到如果我加入了一「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我勢必推翻了，我以前將近二十年來在國內各地所作的見證，那樣不知道將要有多少信徒因我而跌倒，神的名因為我要受多大的羞辱。我不能這樣作，我不忍這樣作。我不敢出賣我二十多年所事奉的主，我不甘心作猶大的門徒。我在月光之下想了一些時候，就走進小會堂內去跪下禱告，禱告以後再到月光之下去思想，思想以後又到小會堂中去禱告，這樣往返有好幾次。我平日自己禱告很少開口，那夜却是大聲禱告，以致樓上睡眠的工人都清楚的聽見。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馬尼園中禱告的滋味，直到後半夜二時，我方臥在牀上。感謝神，那日夜間他扶助了我，堅固了我，賜給我信心和勇氣，使我決了心志，一定不參加「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那夜只睡了四個小時的覺，夢中仍是接連不斷的夢見那些事。次日清晨我寫了一封信交堂役送到聯合促進會，信上說：

「來函敬悉，承囑參加基督教聯合促進會一事，查貴會之設立，原係以促進從前有西差會之教會使

之自立自養自傳爲宗旨，敝會堂自創立迄今，向係自立自養自傳，自無參加貴會之必要。再者貴會係由若干信仰不同之教會所組成，敝會堂爲保守純一之信仰起見，礙難與信仰不同之教會聯合。所囑派遣代表參加聚會一事，不克從命，幸希鑒諒爲盼。此復

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北京市分會大鑒

基督徒會堂敬復。五月一日。

那天午間有一位信徒來看我，他是代表本市一個教會去參加聯合促進會的聚會的。他告訴我，他們正在會場的時候，門房拿進我的信去，大家看過，認爲像我這樣倔強的人，誰也無法勸導，只好交給日本人辦理。以後日本人河野靜士進來，他們便把那信交給他，他看過以後便收在衣袋中，散會以後那位河野先生向北走去。那位信徒揣測他大約是到日軍司令部去。那位信徒勸我趕快挽救這種嚴重的局面，他勸我切不可觸怒日本軍人，因爲那是萬分危險的事。他勸我趕快加入聯合促進會，事情還可轉圜。我回答他說，我已經定了心志，決不參加，我感謝他的善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勸告。他看我心意堅定，便說：「各人有各人的恩賜，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你既下了決心，我自然不再勸你參加，不過你不妨與那位河野先生見面談談，免得發生其他誤會。」他又把河野的地址與電話號碼留給我。他走了以後，我想見見河野與他談談，免得發生別的誤會，倒也可以，因此我定意下午找一位會日語的信徒陪我去見河野。我與內子商議，她說：「你爲甚麼要去見河野呢？他不找你，你先去找他，這是顯明你怕他誤會你。我們決定不參加，自然有我們正當的理由。你根本用不着去見他。」內子堅決阻止我去，我也略略改變了意思。那天是星期五，晚間有查班經，有一位通日語的信徒每次必來聚會，那天我心中想，如果她來我就去一下，如果她不來，就是神的阻止感謝神，他那天特別阻止了那位信徒，使她沒有來聚會，因此去見河野的事就中止了。

在火窰與獅穴中 他們的神仍是我們的神

六月二十四日晚間有一位常在這裏聚會的弟兄來同我談話。他說他得了信息，此地政府當局承方的命令決定封閉不參加「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的教會。他說：「全城的教會差不多都已經參加，你爲甚麼堅決不肯參加？」他認爲我是固執己見，他認爲這個禮拜堂被封閉了是一件極可惜的事。他說他自從來到北京，曾到過多處禮拜堂，要找到一個屬靈的家，末了找到這裏。他說如果這個會堂被封閉，他便沒有可去聚會的地方。他勸我急速加入，以挽危局。我那天留他長談，我把不能參加的理由詳細向他講述。他明白了以後便說：「你既有這樣充足的理由，就堅持到底罷。」在那個時期中我又屢次聽見各種不祥的風聲，我料想我們的會堂早晚要被封閉，同時我們教會中也有一部分信徒不贊成我這樣作。他們只看見會堂被封閉是一件不幸的事，却不明白參加聯合促進會是一件違背神的事。六月二十八日午後聖徒聚會的時候，我對他們解釋按着真理我們不能參加的原因。我告訴他們我們寧可被封閉，也決不參加。那些時候我常常想今日的聚會也許是最末後一次聚會。有一次有人告訴我，有一位日本牧師聲言如果有些教會不加入「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便是「重慶系」。我想這個罪名確是一個洗刷不乾淨的罪名。日本與英美交戰，稱英美教會爲敵系教會，我們的教會既不是英美人所創辦，又不受英美差會的資助，當然無法稱我們爲英美系了。但我是中國人，他們說我是「重慶系」，這可怎麼洗刷呢？我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料想危險就在眼前，自然不免有些擔心，但因爲已經決定了心志，除了有些畏懼以外，心中倒也沒有甚麼戰爭。那些日子風聲越來越緊，甚至有一部分常來聚會的人都畏縮不敢來。其中有一個人親口說他所以不來赴會，是恐怕被日方關上會堂大門把他逮捕了去。說起來真可笑，日方捕他作甚麼呢？那時候真可說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許多人爲我擔心，爲我害怕，也有幾位信徒聽見這事從遠方寄信

來勸我逃避危險，參加聯合促進會。我每次得一封這樣的信，就覺得這是一次彼得式的勸告，只體貼人的意思，不體貼神的意思。感謝神，他保守我，使我絲毫沒有懷疑他的指示，也沒有搖動一點起初的決心。更感謝神，他開我的眼睛，叫我看見「懼怕危險」便是許多很好的聖徒犯罪墮落的原因。他叫我看見掃羅王從最好的地步墮落到最可憐的地步，起始就是因為他看見非利士人衆多，心中恐懼，便不等候撒母耳來到，就擅自獻祭，因此違背了神。（撒十三章一至十五節。）我那時深知道如果我因為懼怕日方的危害，因而加入「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我便會像掃羅那樣被神棄絕，被神廢掉，再不配作他的僕人，更不能作他的僕人。那時我將要陷入最可憐的境地。我既從掃羅王身上得了教訓，便在八月三日至十六日所開的夏季講道會中講了掃羅的一生事蹟。

八九月間「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又在演變了。日本國內的教會已經改爲「日本基督教團」。日方也叫「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改組爲「華北中華基督教團」。起初聯合促進會的人員認爲教團這個名稱既不是聖經中的名稱，又明顯是受日本的操縱，因而表示不贊同。但因爲日方必要貫徹已定的政策，聯合促進會中又沒有威武不能屈的人物，便也就承認了。因此於九月八日「內務總署」召集各教會的領袖於燈市口婦女聖道學校舉行第三次基督教講習會，並籌備教團的成立，會期三日。我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料想基督徒會堂被封閉的日子臨近了。便特別勉勵聖徒剛強勇敢，作主精兵，千萬不要屈服於惡勢力之下。

最後的戰爭終於臨到了：十月九日午後六時，日人河野靜士偕同一個中國翻譯員到基督徒會堂來訪我，告訴我說與亞院華北連絡部文化局調查官武田熙要見我談話，問我能否在次日早晨九時到該部

去。我知道最後的戰爭就在目前，我前面的工作和基督徒會堂的前途都繫於這一次的談話。我不能退避。也不願退避，我當時答應說「明天可以去。」我在五月一日沒有去找河野，河野終於在五個月以後找我了。次日（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的早晨有幾位聖徒到會堂來特別為我禱告。九時前我騎腳踏車出發，在路上我口中唱着站起進攻為耶穌那首詩說：

站起進攻為耶穌

作其聖架精兵

高舉其纛極尊貴

不可使之傷傾

交戰必勝而又勝

有主率領其軍

直至仇敵皆敗負

基督為萬民君

站起進攻為耶穌

踴躍聽其角聲

而今主顯大榮耀

速當上陣前行

仇敵雖多且兇猛

主兵更當盡忠

越遇艱難及危險

越敢奮力進攻

我一面騎着車向前進，一面口中唱着這首詩。我興奮極了，我覺着好像率領着千百名軍兵去衝鋒陷陣。及至到了興亞院華北連絡部會見了武田熙，他首先說了一些景仰的話語。以後他對我說，「華北中華基督教團在十五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國人都希望你出來領導一下。」我當時對他說，「武田先生，有兩件事我願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個人除了我自己的教會以外決不參加任何團體任何組織，第二是我所照顧的教會決不與任何團體任何組織聯合。」我當時並略略對他述說了一些我的信仰，我的主張，我的使命，並我決不參加教團的原因。他見我的表示非常堅決，便對我說，「政府決定叫各教會都合一，這件事是勢在必行的。」我回答說，「我為順服我所事奉的神，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決不服從任何人所發違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經準備付任何代價作任何犧牲，決不改變我今日的主張。叫我和我所牧養的教會加入教團，是決辦不到的。」他對我說，「請你再考慮一下好不好？」我回答說，「我已經考慮了幾個

月之久，現在不需要再考慮了。」他接連好幾次請我再考慮，我接連幾次回答他說再沒有考慮的餘地。我知道這樣回答他是太硬，是太不留情面，但我不能說謊。我確是已經下了決心，不想再去考慮。如果我答應他再考慮便是說謊，我不敢這樣得罪神，我也不願意給他留一個再勸誘我的機會。我必須趁着我刚強的時候把退路截斷，封閉就封閉，逮捕就逮捕。趁着今日剛強的時候不得勝將來一發軟弱就難免失敗。我們兩個人談話已在一小時左右，我們雙方的談判已告決裂。我對他說：「武田先生，若沒有甚麼別的事，我就告辭了。」我立起來，他也立起來，同我很懇摯的握手。我當時不明白這種親善的表示是甚麼意思。我不知道他是因我的談話受感而對我表示欽佩呢？還是他表面對我表示好感以後再通知憲兵隊逮捕我處辦我。無論如何，這次談話蒙神的保守，我是得到勝利了。

第二日是星期日，我們上下午都有聚會，我想這日的聚會也許就是我們末後一日的聚會。因為我既然有那樣堅決的表示，他們對我和我所牧養的教會加入教團的事是絕望了，同時日方決不能不貫徹他們已定的政策。基督徒會堂被封閉，按當時的情形看來是絕對不能避免的。又過了四日（十月十五日）「華北中華基督教團」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成立大會。那天最值得人注意的事有四件：一，是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成立大會不是開在全市幾十個禮拜堂中的任何一個堂內，乃是開在歷來中國政府及日本統治下的華北政權每次舉行大典或召開大會的懷仁堂內。二，是在那次成立大會中有華北日本軍政界的首腦和華北政委會的要人出席致詞。三，是成立大會的秩序單上的第五項是「為友邦大東亞戰爭陣歿將士靜默」。（當日開會的秩序單上是這樣印的。但教團成立週年紀念冊上將「為友邦大東亞戰爭陣歿將士」十二個字刪去，只印「靜默」兩個字。）四，是那日全市的通衢中貼了許多「新民會」慶祝「華

北中華基督教團」成立的標語。就不用提教團成立的經過和內幕，只看這四件事，一個人若不是痴子，他總會明白「華北中華基督教團」的背景是怎樣的了。到這時候我們中間從前一部分不明白我爲甚麼不參加教團的人漸漸的同情我了。

教團成立後關於我們基督徒會堂的消息轉趨沉寂。我那時不知道前途如何演變，只是每日都準備着遇見不幸的事。我那時想到唐朝安祿山作亂的時候，許多地方的官吏都望風奔竄，河南北諸郡盡屬於賊，真源令張巡起兵於雍邱，後來睢陽被賊將尹子奇率大軍圍攻，睢陽太守許遠向張巡求救，張巡引兵三千進入睢陽，與許遠一同守城。還有張巡的部將南霽雲，雷萬春，都與張巡同心協力堅守睢陽，一直到城中食盡，將士病不能戰，城陷被殺。可是因着這幾個將帥的忠勇保全了江淮富庶之區。我對我的幾個同工講論這幾個人的故事，勉勵他們作今日教會中的「睢陽勇士」。我勸勉他們在這整個的教會都被撤但蹂躪的時期，無論如何總要爲我們的主保守這一小块乾淨地土，縱使像張巡南霽雲雷萬春那樣以身殉城，也不向撒但屈服請降。感謝神，這塊乾淨土是守住了，我們却未曾像那幾位將帥以身殉城。睢陽城終於失陷了，基督徒會堂却是屹立未動，這是神的保守，神的大能。

十一月十日的午間本段警察派出所送信來，叫我即刻到日本憲兵隊去。我因爲從日軍佔領北平後日本憲兵隊從來沒有傳過我一次，這次忽然傳我到隊，揣想必是爲教團的事。我料想日方必是藉着憲兵隊的威勢勸誘我，恐嚇我，如果這次還不屈服，就先把我押下，以後再對付我。我一點不會想到還有別的原因。因此趕快取了我的皮包，裝上我的聖經，眼鏡盒，毛巾，牙刷，一雙毛襪，又多穿了兩件衣服，豫備被他們扣下。無論如何我仍是決不參加教團。我不但在神面前應許他要順服到底，我也在我的羊羣面前說過這樣

的話——如果我有一日屈服，領我們的教會參加華北中華基督教團，你們就即刻都離棄我，再不要聽我講道，你們就稱我爲以色加路人猶大。」（這話是在十月二十五日五時聖徒聚會中說的。）我已經破了釜，我已經沉了舟，我已經堵塞了我的退路。那日我臨出門的時候對內子說，「如果到日暮我還不回來，便是被憲兵隊押下了。無論如何決不屈服。」我早就想到有一天憲兵隊要拘捕我，我會對我的幾個同工說，「如果我被憲兵隊拘押，你們中間誰也不可爲營救我而允諾參加教團。若是你們這樣作了，我出來以後不但不感激你們，還要怪罪你們，並且我們還要自動的閉門停工，因爲我們已經失了節。」那天我沒有對內子多說甚麼話。她送我到門口的時候，我連頭都沒有回便走了。到了憲兵隊，看見還有幾個別的教會的牧師在那裏，我訊問他們是爲甚麼來的，方知道是憲兵隊傳來辦理移交西差會教產的事。後來向憲兵隊的人問明，知道並沒有我的事，不過是因爲派出所弄錯了纜把我傳來，我便回來了。雖是一場虛驚，但回頭一想確是很有意思。感謝神，隨時賜給我需用的力量，沒有使他的名受到羞辱。

從十月十日武田熙找我談話以後，日方與教團方面都未再來找我。起初幾個月我還準備隨時有發生危險的可能，及至一九四二年過去，我看再沒有任何新的事態發生，方知道他們是不再過問我。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到青島去領會，聽一位弟兄告訴我說，武田熙某次到青島的時候，青島教團分會的同人議請他在席上有某君問他說，「武田先生，華北各教會不是都必須加入基督教團麼？怎麼王明道主持的教會不加入呢？」武田回答他說，「我會與王先生會談過。他不加入的理由很充足，他的態度也異常堅決。我們無法勉強他們加入。」某君再往下問說，「如果別的教會也像他們那樣不加入，教團不是就散了麼？」武田又回答說，「別的教會也不能這樣作。」聽見這番談話，再證以一九四二年冬在北平間接聽人傳述

武田先生所說與我談話所得的印象，我明白那次他對我所表示的親善不是惡意，乃是誠意。感謝神，那天賜給我需用的勇氣和信心，並在我身上成就了他的應許——「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太十章十八至二十節）神的話是那樣的真實可靠。投靠他的人真是有福的。

今日回想三年前的那一場惡戰，因着神的保守得到了光榮的勝利，實在是欣幸感恩，可是在那時候確是十分艱苦。在日方軍部的勢力之下誰敢略有反抗。還記得那時有一位朋友來勸我說，「明道，我勸你還是學聰明些。到不得已的時候再犧牲也值得，現在還不是犧牲的時候。」我說，「這還不是犧牲的時候，甚麼時候纔是呢？」他又對我說，「你不知道日本軍部屠殺一個中國人就像我們弄死一個螞蟻那樣容易麼？」我聽他所說的這句話，當時心中確是有片刻的畏懼，不久我回答他說，「你說的是，但我不是。一個螞蟻，我是至高神的僕人，神不許，任何人不能加害於我。」在那一年當中信心有時堅固，也有時軟弱。每逢聽見一些險惡的風聲，心中便湧起一片畏懼的波浪。我自己生性就膽怯懦弱，先父是在拳匪亂事正熾的時候因懼怕而自殺的。我是他的兒子，我在這點上很像先父。這次得到了光榮的勝利，是神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彰顯出來。我沒有可誇的，我只誇神的作為，神的信實，和神在投靠他的人身上所顯的大能。我的膽量雖小，我所事奉的神却大得無比。有些人說我大膽無懼，他們說得不對。我一點不膽大，我更是不懼怕。我懼怕得很，不過我怕得比一般人合適一些，我怕對了地方，我怕我得罪了神。我確實的知道如果我得罪了世上所有的人，他們都起來加害於我，只要神略一伸手，我便可以化險為夷，轉危為安。但如果我

得罪了神，以致他向我發怒，降禍於我，縱使世上所有的人都想救我，也無濟於事。我不是不懼怕，我乃是怕那位當怕的神，却沒有怕那些不當怕的人。

這場屬靈的惡戰最艱苦的一點，並不是牠的險惡劇烈，乃是時間長久。如果戰爭的時間只有一天或幾天，那就容易得多。縱使牠只有一兩個月也還好受。可是牠的時間自從一月延到年底。這樣久的時間每日在驚風駭浪中度生活。準備着遭封閉，却不封閉，準備着被逮捕，却不逮捕，可是隨時又有被封閉遭逮捕的可能。撒但在這悠久的時日中便一次一次的進攻，那種滋味，那種痛苦，只有過來人纔能明白。我是一個人，我有人的心思，人的感覺，人的愛好，人的畏懼。我願意度着平安的日子，我懼怕身體的痛苦禍患，我知道日本憲兵隊的殘暴，我曉得囹圄中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家中有年近八十高齡的老母，我不願意她擔驚受怕。但爲神的榮耀，神的教會，神的真理，和我所事奉的主，所見證的道，我又不能向撒但高舉白旗，去作神的旨意。並我的良心所不許可我作的事。我感謝神，他的能力在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他率領我在基督裏誇勝。我又感謝神，他使我的同工和我的妻子都與我同心，沒有一個人掣我的肘，他們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回想起一九四二年全年的歲月，無異乎在火窖中行走了三百幾十日。感謝神，在火窖中行走的不是只有我們幾個人，還有一位「相貌好像神子」的與我們一同行走，所以「火無力傷我們的身體，頭髮也沒有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並沒有火燎的氣味。」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神，今日仍是我們的神，但以理的神，今日仍是我們的神，神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日八年多的戰事結束了。又過了不多些日子，「華北中華基督教團」也在無聲中瓦解了。各禮拜堂門前所懸「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某某街教會」的招牌也相繼摘下來了。三年

前各公會的舊牌子也重新懸掛起來。若不是教團方面在一九四三年刊行了一本「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成立週年紀念冊」我們幾乎會以為是作了一場惡夢。這三年的經過足證明中國教會的腐敗、黑暗、怯懦、無能，足證明了中國教會在信仰熱誠、剛強順服上已經宣告了破產。神仍是古時候的神，但教會却不是古時候的教會，先知却不是古時候的先知，信徒却不是古時候的信徒，所以神的榮耀和大能也不能再像古時候那樣彰顯出來。展開教會的歷史，看看古代教會中的傳道人和一般信徒們，那樣甘心被捕、被囚、被殺，決不肯叛他們的主，決不向世界妥協，決不投降罪惡的勢力，決不使神的名受羞辱。前者仆，後者繼，越接越厲，愈苦愈堅。一部古代教會的歷史幾乎全是以聖徒的血寫的就是這樣的一部歷史。纔彰顯了神的榮耀，神的大能。如果我們的主暫時仍不回來，有人再寫一部二十世紀的中國教會歷史，又該是怎樣的一種記載呢？我欲哭而無淚！我欲喊而聲嘶！我的主阿，教會怎麼竟敗落到這種樣子呢？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了；因為那在我們的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擄下去了。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啓十二章十一節。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他大聲喊着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的靈的巢穴，並各樣污穢可憎的雀鳥的巢穴。因為列國都被她淫邪大怒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地上的客商因她奢華太過就發了財。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因她的罪惡滔天，他的不義神已經想起來了。」——啓十八章一至五節。

奇妙的拯救

「他們遠遠的看見他，趁他還沒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謀要害死他。彼此說：你看，那作夢的來了。來罷，我們將他殺了，丟在一個坑裏，就說有惡獸把他吃了；我們且看他的夢將來怎麼樣……約瑟到了他哥哥們那裏，他們就剝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丟在坑裏。那坑是空的，裏頭沒有水。他們坐下吃飯，舉目一看，見有一夥米甸的以實瑪利人從基列來，用駱駝馱着香料，乳香，沒藥，要帶下埃及去。猶大對衆弟兄說：我們殺我們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甚麼益處呢？我們不如將他賣給以實瑪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為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骨肉。衆弟兄都聽從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從那裏經過，哥哥們就把約瑟從坑裏拉上來，講定二十舍客勒銀子，把約瑟賣給以實瑪利人。他門就把約瑟帶到埃及去了。」——創三十七章十八至二十八節。

「法老吩咐他的衆民說，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們都要丟在河裏，一切的女孩，你們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爲妻。那女人懷孕，生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藏了他三個月。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裏頭，把箱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孩子的姐姐遠遠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麼樣。法老的女兒來到河邊洗澡，她的使女們在河邊行走，她看見箱子在蘆荻中，就打發一個婢女拿來。她打開箱子，看見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憐他，說：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孩子的姐姐對法老的女兒說：我去在希伯來婦人中叫一個奶媽來，爲你奶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兒說：可以。童女就叫了孩子的母親來。法老的女兒對她說：你把這孩子抱去，爲我奶他，我必給你工價。婦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漸長，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裏，就作了她的兒子。她給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

說，因我把他從水裏拉上來。」——出一章二十二節至二章十節。

「西弗人就起身在掃羅以先往西那去。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却在瑪雲曠野南邊的亞拉巴。掃羅和跟隨他的人去尋找大衛。有人告訴大衛，他就下到磐石，住在瑪雲的曠野。掃羅聽見，便在瑪雲的曠野追趕大衛。掃羅在山這邊走，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在那那邊走。大衛急忙躲避掃羅，因為掃羅和跟隨他的人四面圍住大衛和跟隨他的人，要拿獲他們。忽有使者來報告掃羅說：「非利士人犯境搶掠，請王快快回去。於是掃羅不追趕大衛，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西拉哈瑪希羅結。」——撒上一十三章廿四至廿八節。

「當時尼布甲尼撒怒氣填胸，向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變了臉色，吩咐人把窰燒熱，比尋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軍中的幾個壯士，將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中。這三人穿着褲子，內袍，外衣和別的衣服，被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中。因為王命緊急，窰又甚熱，那拾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人都被火焰燒死。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這三個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窰中。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驚奇，急忙起來，對謀士說：「我們捆起來扔在火裏的不是三個人麼？他們回答說：「王阿，是王說，看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第四個的像貌好像神子。於是尼布甲尼撒王就近烈火窰門，說：至高神的僕人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出來，上這裏來罷。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就從火中出來了。那些總督、欽差、巡撫，和王的謀士，一同聚集，看這三個人，見火無力傷他們的身體，頭髮也沒有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並沒有火燎的氣味。」——但三章十九至二十七節。

「次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往獅子坑那裏去。臨近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對但以理說：永生神的僕人，但以理阿，你所常事奉的神能救你脫離獅子麼？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

叫獅子不傷我；因我在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虧損的事。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裏繫上來，於是但以理從坑裏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他的神。」——但六章十九至二十三節。

讀了以上所引的這五段經文，我們可以看出神向那些屬他的人所施行的拯救是何等奇妙。當他們遭遇危險將要喪命的時候，他伸出大能的手來向他們施行拯救。雖然在人看來當時的情形已經是萬分嚴重，絲毫不再有活命的指望，但神略微動一動手，屬他的人便立時化險為夷，轉危為安。——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人，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王子。」——詩一百十八篇八節九節。這幾句話真是千真萬確阿。

我們先看看約瑟的事罷。因為他平日特別蒙父親的寵愛，以致招來哥哥們的嫉妒仇恨。他們平日苦於得不着機會加害於他。這次約瑟奉了父親的命令孤身來到曠野尋找哥哥們，真是他們千載一時的良機，於是他們彼此商議要治死他。當他們剝了他的彩衣把他丟在坑裏以後，已經演成騎虎難下的情形。他們這個時候縱使動了惻隱之心，也不能不忍着心害了他。因為如果他們再把他從坑裏拉上來，把彩衣還給他，他回到家中決不能不把這事報告給父親，那時他們必定要受父親的斥責和懲罰，害不成兄弟，自己倒反取了羞辱和禍患。他們都是成年的人，決不肯自取這種禍敗。在他們未曾剝去約瑟的彩衣把他丟在坑裏以前，約瑟還有逃生的希望，及至他們剝了他的彩衣把他丟在坑裏以後，約瑟活命的指望便完全失去了。在這個荒郊曠野中，不但不會有人來營救他，而且沒有人料到那裏會發生這幕慘劇。約瑟在這時候離死不過只有一步，但是神不容許他死，就是到了這種危險的地步還是能有救星。不早不晚，恰好這個時候來了一夥以實瑪利商人。約瑟的哥哥們一看見這些商人，忽然改變了他們原來的計畫，大家聽從了猶大的建議，不再下手殺害約瑟，却把他賣給這些商人。約瑟的性命就這樣在一髮千鈞的時候蒙了保全。

在當時的情形中若不是這夥以實瑪利的商人從這裏走過，甚麼人經過這裏也保全不了約瑟的性命。如果有別的牧羊的人走過這裏，約瑟的哥哥們因為無利可圖，決不會把他白白的送給他們。縱使他們肯這樣作，他們也決不敢作，因為如果別的牧人把約瑟帶了去，過幾日他們從約瑟口中聽明白了他的事情，他們會把約瑟送回家去，就是他們不送他回家，約瑟因為離家不遠，自己也可以設法覓路回去。這樣一來，他哥哥們的惡行豈不都要被暴露在父親的面前。我們明白這種情形，約瑟的十個哥哥焉能不明白。但現在走過的乃是一夥要下埃及的以實瑪利商人，約瑟被交在他們的手中，又是二十舍客勒銀子買來的。商人本來就惟利是圖，他們決不會把他們出代價買來的人白白的放回家去，甘受二十舍客勒銀子的損失。及至約瑟被帶到埃及以後，縱使有機會逃脫出來，一個無錢無力的青年人也決不能跋涉那樣遙遠的長途返回家中。他們把約瑟賣給這夥商人，真是最上算最安全的辦法。這麼一來，約瑟便從死中逃生了。

這夥以實瑪利的商人來得怎樣這巧呢？早來一天，他們碰不上這件事，晚來一天，約瑟也許已經死在哥哥們的手下。他們如果走另外的一條路，約瑟的哥哥也決不會看見他們。他們沒有早來一天，也沒有晚來一天，沒有走左邊的一條路，也沒有走右邊的一條路，就在約瑟被哥哥們丟在坑裏的時候，從這裏走過，並且花了二十舍客勒銀子把約瑟買了去，真是巧不可言。在不信的人也許要說這是偶然，這是恰巧，這是適逢其會，但我們却清清楚楚的知道這是神伸出他的手來，藉着這夥以實瑪利商人拯救他所愛的僕人約瑟。

我們再看摩西的事。當摩西落生的時候，正是法老除滅希伯來族的男孩子的禁令雷厲風行的時候。這個可憐的小孩子被父母隱藏了三個月，不能再藏，他們把他放在一個蒲草箱裏，把箱子擱在河邊的

蘆荻中。請問這時在埃及全國中有幾個人能拯救這個小孩子呢？希伯來人不用提了。他們連自己本身所生的男孩子都不敢存留，更不會有人敢拾取別人所扔的男孩子。埃及人都知道法老的禁令，又有誰敢拾取希伯來人所丟棄的男童。不用說埃及的平民不敢拾取，就連埃及國的官吏中又能有幾個這樣善心大膽的人。如果法老自己看見這個孩子，孩子的性命更不能保了。廣大的埃及國裏只有法老的兒女敢拾取這小孩子。因為他們作這件事，即使被法老知道，因為他們是法老的兒女，也不會有甚麼大不得了的結果。當摩西被他的父母放在蘆荻中的時候，他活命的指望真是不絕如縷。恰巧法老的女兒就在這時候來到河邊洗澡，她一眼看見了那個蒲草箱子，就吩咐使女取了過來，及至她打開箱子看見那個小孩子以後，她便料到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就動了慈心，收下這個孩子。摩西的性命就這樣被保全了。從外面看來，是法老的女兒拯救了摩西的性命，其實這都是神的作為。法老的女兒這日起意到這裏來洗澡，而且他正好來到放蒲草箱的地方，這裏面都有神的引導。普通的人只看見法老的女兒，信心的眼睛却看見了神所伸出來的有能力施行拯救的手。

我們再往下看大衛在瑪雲的曠野被掃羅和跟從他的人所圍困的這一件事。這段經文告訴我們說：「大衛急忙躲避掃羅，因為掃羅和跟隨他的人四面圍住大衛和跟隨他的人，要拿獲他們。」請想掃羅所帶領的人是甚麼人，跟隨大衛的又是甚麼人。掃羅所領的是以色列國中大隊的軍兵，大衛手下不過只有六百人，而且都是潦倒困窮疲於奔命的人。以掃羅和他所率領的軍兵要捉拿大衛和跟隨他的人無異於獅子搏兔，何況這時候掃羅和跟隨他的人已經四面圍住大衛和跟隨他的人，要拿獲他們呢？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忽有使者來報告掃羅說，非利士人犯境搶掠，請王快快回去。於是掃羅不追趕大衛，回去攻打

非利士人。」掃羅聽見非利士人犯境的消息以後，必是好好斟酌了一番。他面前擺着兩件大事，一件是前進追趕大衛，一件是回去攻擊非利士人。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不過他想大衛遲早會落在他的手中，非利士人若不及早趕出境外，恐怕不免成了以色列國的大患。他經過了一番考慮，認為還是回去攻擊非利士人要緊，因此他便一不追趕大衛，回去攻擊非利士人。大衛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從死路中逃了活命。

我們試一想想當掃羅圍困大衛要拿獲他的時候，若不是神用這種方法拯救大衛，誰能解這個圍呢？大衛的實力絕對不能抗拒掃羅。掃羅的部下又不會有一個人出來在掃羅面前為大衛求情，大衛除了束手就擒以外，那裏還有生路呢？可是神却藉着非利士人犯境的消息把掃羅攆走，拯救大衛脫離了危險。非利士人不早犯境，也不晚犯境，報信的人不早來到，也不晚來到，恰恰當大衛快要被掃羅捉住的時候，忽然來到，報了這個緊急的消息，使大衛得了解救，神的作為是何等奇妙！不希奇大衛作詩說：「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他救我脫離我的勁敵，和那些恨我的人，因為他們比我強盛。我遭遇災難的日子，他們來攻擊我，但耶和華是我的倚靠。他又領我到寬闊之處；他救拔我，因他喜悅我。」（詩十八篇十六至十九節。）

末了我們看看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和但以理的事。這三個人因為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以致被擲在烈火的窖中，結果不但未曾喪命，就連頭髮也沒有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但以理因為不肯停止他每日三次的禱告，以致被扔在獅子坑裏，結果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傷。這兩件奇妙的大事，在不信的人眼中看，認為是無稽的神話，在我們信的人却知道這是神的大能，是神向敬畏他的人施行的奇妙的拯救。雖然按平常的情理說一個人落在火中不會不被燒死，遇見猛獸不會不被撕碎，但這種事理却不能限

制那創造管理萬物的神。神若要向敬畏他的人彰顯他的權能，施行他的拯救，就是比這兩件事再奇妙十倍百倍的事，也能作。我們不必顧慮神不能施行奇妙的拯救，我們只當顧慮我們不能好好敬畏神，不能忠心事奉他。如果我們能全心敬畏神，忠心事奉他，不顧一切的危險，只定意遵行他的旨意，他在今日不止能行古時所行過的奇事，而且能行比那些更大的奇事。

我們讀上文所引的這五件事，認為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從火窯中得救，和但以理平安脫離猛獅的口，這兩件事為奇事，為神蹟，却不知道約瑟脫離哥哥們的手，摩西被法老的女兒捨了去，大衛未曾落在掃羅的手中，這三件事與那兩件事同樣的，是奇事是神蹟。神有時行異常的事，向屬他的人施行拯救，也有時作平凡的事，搭救他所愛的人，脫離危險。這些平凡的事，臨到，在不信的人就說是偶然，是恰巧，是適逢其會，但我們把許多同類的事實放在一處，詳細的觀察一下，我們便看出來這些事的臨到，都是有神的手在其中運行，決不是偶然，決不是恰巧。

明白了這些事，我們應當剛強壯膽，信靠神了罷。只要我們不犯罪惹神的震怒，就一點不用懼怕仇敵，如何兇猛，環境如何惡劣。縱使我們像約瑟被哥哥丟在坑中，像摩西被放在蘆荻內，像大衛被掃羅所圍困，像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被投在火窯裏，像但以理被扔在獅子坑底，神也能行奇事搭救我們脫離這一切的危險和禍害。但如果我們因為放縱私慾，作神不喜悅的事，或是因為逃避危險，以致違背神的命令，因而惹神發怒，到那時候，無論我們自己，或其他愛我們的人，誰也沒有力量拯救我們脫離神的打擊，那纔真是可怕的事呢！除了犯罪悖逆神以外，沒有可怕的事。除了神真是可怕的以外，沒有可怕的人。不怕當怕的，却怕那些不怕當的，真正可怕的事，便接踵而至了。

一九四二，五，一二。

不貪者不懼

「那時有一個神人奉耶和華的命從猶大來到伯特利。耶羅波安正站在壇旁要燒香。神人奉耶和華的命向壇呼叫說：『壇哪，壇哪，耶和華如此說，大衛家裏必生一個兒子，名叫約西亞；他必將邱壇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燒香的殺在你上面。』人的骨頭也必燒在你上面。當日神人設個豫兆說：『這壇必破裂，壇上的灰必傾撒。』這是耶和華說的豫兆。耶羅波安王聽見神人向伯特利的壇所呼叫的話，就從壇上伸手說：『拿住他罷。』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乾了，不能彎回。壇也破裂了，壇上的灰傾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華的命所說的豫兆。王對神人說：『請你爲我禱告，求耶和華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復原。』於是神人祈禱耶和華，王的手就復了原，仍如尋常一樣。王對神人說：『請你同我回去吃飯，加添心力，我也必給你賞賜。』神人對王說：『你就是把你的宮一半給我，我也不同你進去，也不在這地方吃飯喝水，因爲有耶和華的話囑咐我說：『不可在伯特利吃飯喝水，也不可從你去的原路回來。』於是神人從別的路回去，不從伯特利來的原路回去。』——王上十三章一至十節。

「亞蘭王的元帥乃縵在他主人面前爲尊爲大，因耶和華會藉他使亞蘭人得勝，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長了大癩瘋。先前亞蘭人成羣的出去，從以色列國擄了一個小女子；這女子就服事乃縵的妻。她對主母說：『巴不得我主人去見撒瑪利亞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癩瘋。』乃縵進去，告訴他主人說：『以色列國的女子如此如此說。』亞蘭王說：『你可以去，我也達信與以色列王。』於是乃縵帶銀子十他連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帶信給以色列王，信上說：『我打發臣僕乃縵去見你，你接到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癩瘋。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說：『我豈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這人竟打發人來，叫我治好他的大癩瘋，你們

看一看，這人何以尋隙攻擊我呢？神人以利沙聽見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發人去見王說：「你爲甚麼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這裏來，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於是乃縵帶着車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門前。以利沙打發一個使者對乃縵說：「你去在約但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復原，得着潔淨。」乃縵却發怒走了，說：「我想他必定出來見我，站着求告耶和華他神的名，在患處以上搖手，治好這大癩瘋。」大馬色的河亞罷拿和法珥法豈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麼？我在那裏沐浴不得潔淨麼？於是氣忿忿的轉身去了。他的僕人進前來對他說：「我父阿，先知者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豈不作麼？何況說你去沐浴得着潔淨呢？」於是乃縵下去，照着神人的話，在約但河裏沐浴七回；他的肉復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潔淨了。乃縵帶着一切跟隨他的人回到神人那裏，站在他面前，說：「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沒有神，現在求你收點僕人的禮物。」以利沙說：「我指着所事奉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不受。」乃縵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王下五章一至十六節。

看這兩個先知——猶大的神人和沙法的兒子以利沙——是何等勇敢，何等剛強。猶大的神人奉耶和華的命令來到以色列王耶羅波安面前，豫言他爲金牛犢所築的壇要被玷污。以一個猶大平民竟敢在以色列王面前這樣說話，真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禍敗。可是這位神人就敢這樣作，他似乎不知道甚麼是懼怕。他只看重了神給他的使命，爲達到這種使命，他不惜赴湯蹈火。他所事奉的神也真實可靠，在耶羅波安王向神人伸手說「拿住他罷」的時候，忽然使王的手枯乾不能彎回，以致王不但不敢加害於神人，反倒懇求神人爲他禱告。我們讀到這段記載的時候，真使我們對於這位神人的勇敢和忠誠欽佩到萬分。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也是同樣的勇敢。當亞蘭國的將軍乃縵帶着亞蘭王的信來到以色列王面前的時候，竟把

一位以色列王嚇得「撕裂衣服」說，我豈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這人竟打發人來，叫我治好他的大癡瘋。你們看一看，這人何以尋隙攻擊我呢？讀了這句話以後，我們可以想像以色列王那種狼狽可憐的情形。以利沙聽見這件事作甚麼呢？如果我們不往下讀這段經文，只按我們的理想揣測一下，我們一定想他趕快到以色列王宮中去見乃縵，恭恭敬敬的告訴乃縵說他能為他禱告，使他的癡瘋得痊癒。我們萬沒有料到他只「打發人去見王說，你為甚麼撕裂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這裏來，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先知不去見亞蘭的將軍，却招呼亞蘭的將軍來見先知。我們真不能不十二分的欽佩以利沙的勇氣。更使我們沒有料到的就是當乃縵帶着車馬到以利沙門前的時候，以利沙不但不出來迎接乃縵，連見也沒有見他。不過吩咐僕人告訴乃縵去到約但河中沐浴七次。以利沙這樣對待乃縵，並不是他狂傲自大，也不是他逞血氣之勇，為博得一般人的稱讚，實在是因為神吩咐他這樣教訓乃縵，折磨乃縵，使乃縵得福。如果他膽怯懦弱，神的工作便要被他毀壞了。以利沙折磨乃縵教訓乃縵的事，雖然與猶大的神人指着耶羅波安的壇說豫言的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他們兩個人所冒的危險實在相差無幾，他們兩個人的勇敢也實在可以前後媲美了。

當我們欽佩他們兩個人的勇敢的時候，我們又看見他們兩個人還有一種相同的美德——廉潔不貪。當神人為耶羅波安祈禱耶和華以後，耶羅波安王請神人到他的宮裏去吃飯，而且應許給他賞賜，這是多麼幸運的事。普通的人那裏能有機會到王宮裏去吃一頓豐美的飯食，何況還有賞賜。王所給的賞賜該是怎樣珍貴，怎樣值錢。這真是普通的人求之不得的好處。這位神人竟因為順從神的命令毅然推却了這些利益，甚至說出一「你就是把你的宮一半給我，我也不同你進去，也不在這地方吃飯喝水。」的話來。好

食物誰不喜歡吃，財物誰不喜歡取。這位神人能發這樣見利思義，決不肯違背神的旨意，苟取一點利益，真不愧爲神的忠僕。先知以利沙也是同樣的廉潔，他不但不因希冀乃縵的酬報而設法討他的歡心，就是乃縵的大癡瘋得了潔淨以後，帶着金銀衣服來到以利沙家中，求他收受禮物的時候，他都不肯收受一點。這兩位先知的勇敢足可前後媲美，他們二人的廉潔也遙相輝映。我們讀了他們兩個人的事蹟真不能不感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了。

我們讀了這兩位先知的事蹟以後，除了欽佩他們兩個人的勇敢與廉潔之外，也得了一樣極寶貴的教訓——不貪者不懼。因爲猶大的神人不貪耶羅波安王宮中的美食和王的賞賜，所以他纔能將性命置之度外，放膽在王的面前宣佈神的咒詛。因爲以利沙不貪乃縵的金銀和衣服，所以他纔敢不怕乃縵發怒，竟招呼乃縵到他這裏來，及至乃縵來了以後，又故意挫折他，差遣一個僕人告訴他到約但河裏去沐浴。假如猶大的神人是一個貪愛美食和財物的人，他一定顧惜性命，他既然顧惜性命，也就決不敢冒着喪命的危險去到伯特利說豫言。假如以利沙是一個貪愛財物金銀的人，他一聽見乃縵帶着巨額的金銀衣服前來，他一定會倒雁出迎，匍伏在乃縵的車前，求着爲乃縵醫治大癡瘋。請問這樣一來，還成甚麼事體？神的工還如何能作得成？只因爲這兩位先知都不貪，所以他們兩個人纔都不懼。因着這兩位先知都不貪，所以神纔能用他們作了大事，耶羅波安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乃縵也棄絕了他素日所崇拜的假神，歸向了耶和華，神的名也就藉着這兩位不貪不懼的先知得了榮耀。

一個人所貪戀的事物越多，他的勇氣越少。他不敢得罪人，不敢惹人的怒氣，更不敢冒危險。他知道他得罪了人，便不能再希望從人得利益，甚至連自己已有的利益也許會喪失。如果連一點利益都捨不得失

喪，當然更捨不得自己的性命了。這種人勢必畏葸怯懦，與世浮沉，當說的話不敢說，當作的事不敢作，爲保全自己的利益和身家性命，不惜出賣良心，違背神旨。這種人連作一個有志氣有節操的基督徒都作不到，更不用提作神忠心的僕人，成就神的工，榮耀神的名了。

我們試一展讀歷史，便可以看見歷朝梗直忠正，不畏強禦，敢在帝王面前犯顏直諫，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一概置之度外的賢臣，從來沒有一個是貪財好利的。反過來說，那些攪權納賄，廣集貨財，徵逐酒食，玩好宮室姬妾的官吏，也從來沒有一個是守正不阿，不畏強禦，敢撻人主逆鱗的忠臣。不貪者不一定都不懼，不懼者却一定都不貪。一個人起初無論怎樣勇敢不懼，只要他一生貪心，在世上一有可戀慕的事物，他隨着就把他原來的勇氣漸漸消失。貪心越增，勇氣越減。貪心就是吞吃勇氣的害蟲。這種害蟲一日不除，便一日不用希望作一個忠勇的基督徒，至於作神忠心的僕人，那更談不到了。

在教會中有一件極令人惋惜的事，就是有多少數蒙神特別選召的聖徒，在起初的時候既沒有財產金錢，又沒有勢力尊榮，在那時候他們因爲沒有可貪慕的事物，所以也異常的勇敢忠誠。只要有神的使命，他們沒有不敢說的話，沒有不敢作的事，也沒有不敢去的地方。他們像樹林中咆哮的獅子，勇往直前，毫無畏懼。神的信息就藉着他們的口傳到多人的耳中，神的工作藉着他們成就了不少，教會藉着他們得了許多屬靈的幫助，神的名也藉着他們得了極大的榮耀。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自己也從神得了許多豐盛的供給，又得了許多聖徒的愛戴擁護。魔鬼就趁着他們不做醒的時候，把一點貪心放在他們裏面，使他們戀慕他們所得着的尊榮、財產、金錢、家庭子女、玩好。及至他們生了貪心，一方面想再多得利益尊榮，另一方面還想要保全已經得着的好處，便再不能像以前那樣勇敢無畏。遇事總想迎合人心，適應環境。這樣一來，他們

便再不敢放膽傳神的話，作神的工，甚至在人面前奴顏婢膝，匍伏乞憐，往日的勇氣忠誠到這時候都消滅無存。少許的貪心竟把神家中一些大能的勇士毀壞到不堪挽救的地步，正如同一些眼不能見的結核病菌入到人的肺葉中，把一些斜斜武夫剝蝕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一樣。天下還有比這個更令人痛心的事麼？

貪心的害處是這樣大，我們已經看明白了，但貪心進到人的裏面並不像其他的罪那樣顯著，那樣爲人所注意。一個人裏面有了貪心，不但別人不容易看出來，就連他自己也不容易知道。貪心不像仇恨兇殺，淫邪盜竊等等的罪那樣明顯。許多時候一個人有了貪心，他還一點不覺得自己有了貪心。貪愛別人的財物，他也許還能知道是不合理的，貪愛自己的財物便很少有人知道是不對的了。可是上文我們已經說過，一個人有所貪愛，勇敢立時變成怯懦，忠直立時變爲苟且，不但這樣，一個人一貪愛自己的財物，便不免進而貪愛別人的財物。因爲貪心是不會餓足却是永無止境的一個人沒有貪心則已，有了貪心便決不會以自己所有的爲足，不自己所有的爲足，便要貪愛別人所有的。這樣一來，輕者也不免脅肩諂笑，阿依乞容，不顧廉恥，不顧節操，以冀博得一些利益財物，重者便不免作僞說謊，傾軋陷害，盜竊欺騙，舞弊營私了。貪心是萬惡的根源，可是貪心却最不容易被人發覺，被人認識，說起來多麼令人懼怕呀！

那樣我們有方法預防貪心沒有呢？那就是常常做醒禱告，總不要容任何地上的事物佔據我們的心。金錢，財產，家庭，尊榮，子女，朋友，雖然都可以有，都可以享受，但總不要貪戀其中的任何一樣。得着這些不必歡喜失去這些也不必難過，只要一心一意討神的喜悅，遵行神的旨意，決不要悖逆神去得少許的利益尊榮，爲順服神的旨意，也不惜捨去一切所有的好處。至於那一切生活中所不必須有的宴樂玩好，就如特別講究的房屋，特別華麗的衣飾，特別喜愛的玩物，特別狎暱的朋友，特別欣賞的娛樂，根本就應當完全屏

棄。古時賢王的教訓說，「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夏書五子之歌。這段古訓是說，在家惑於嬖寵的人，在外喜好畋遊，愛飲酒，嗜音樂，建築高大的房屋，和繪飾的牆垣，爲人君的在這幾樣事物中，只要貪戀一樣，便可以自取滅亡。神的僕人所處的地位，所負的使命，一點不在一個地上的君王以下，豈可不戒絕這一切害人的事物呢？

在平日的生活中，我們也應當戒除一切的貪心。總不要取自己所不當取的財物，就連這種思想都不可容許牠們侵入我們的心中。寧可在神的旨意中受貧窮，不可跑到神的旨意之外去享富貴。隨時隨地保持基督徒弟的尊嚴，不向富貴的人獻媚乞憐，不因貪圖利益而損傷自己的節操。不論看見別人有甚麼好東西，決不可存少許喜愛的心。不當受的財物，決不收受一絲一毫。就連神所賜給我們的財物，我們也不可看作一己的私有物，只留爲自己享受。當爲神用或當爲人用的時候，應當十分慷慨，一點不可吝惜。不怕艱難，不避危險。這些事應當每日留心學習，不可放鬆自己一點。平日既然習慣這樣作，到了大事當前的時候，自然會措置適宜，應付裕如。臨財不想苟得，臨難不求苟免，作一個不貪不懼的聖徒。如果一個人平日在小事上總是苟且貪婪，追逐利益，思想狹隘，畏意退縮，怯懦無恥，行爲卑鄙，一遇見大試探大難處，立時便如同拉枯摧朽一般，陷在罪中，羞辱了神的名。平居暇日在小事上不能得勝的基督徒，一旦遇見大事一定遭遇不可挽救的失敗。

當宋朝的良將岳飛在世的時候，曾有人問他天下甚麼時候可以太平。岳飛回答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便太平了。」世界如此，教會的事又何嘗不如此。如果教會中多有幾個不貪不懼不愛錢不怕死的領袖，便不愁教會不能興旺了。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箴二十九章二十五節。

魔鬼陷害信徒所用的種種方法中最通用而且最收效的有兩種：一種是引誘，另一種是恐嚇。當我們遇見這兩種試探的時候，一起貪心，便受了他的引誘，陷在他的第一種網羅中，一發生懼怕的心，便勝不過他的恐嚇，陷在他的第二種網羅中。有許多很好的聖徒，因為其心事奉主跟從主的緣故，甘心爲他捨棄了地上的名利宴樂，除了主以外再沒有所戀慕的。因此當魔鬼用各樣地上的好處引誘他們的時候，他們毅然決然的推却了他擺在他們面前的這些好處，可是當他藉着甚麼人或甚麼事恐嚇他們的時候，他們竟驚惶失措，無力抵禦，一轉瞬間便陷在他的網羅中。在新約中有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使徒彼得的事。他曾別離了父親，丟下打魚的船，撇了捕魚的網，去跟從耶穌。當許多人都離了耶穌的時候，耶穌問那十二個使徒說：「你們也要去麼？」他立時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約六章六十六節至六十九節）他沒有戀慕任何事物，捨不得爲耶穌撇下。但他在大祭司的院子裏因爲懼怕人的緣故竟犯了極大的罪，三次不承認他所跟從的主。魔鬼不能用引誘的方法陷害這個爲主撇棄了一切事物的彼得，但他只略施恐嚇，便把彼得陷在網羅中。「懼怕人的陷入網羅」經上的話真是確實的阿。

豈止於彼得是這樣呢。無論那一個聖徒，一存懼怕人的心，早晚不免爲魔鬼所陷害，落在他的網羅中。許多信徒明明知道甚麼事是當作，甚麼事是不當作，明明知道那條路是他們應當走的，那條路是他們不當走的，明明知道甚麼是神所喜悅的，甚麼是神所憎惡的，是非善惡在他們的眼中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們也決定了心志，要遵行神的旨意。及至魔鬼一用危險禍患逼迫羞辱痛苦死亡等等可怕的事來恐嚇他們的時候，竟如同拉枯摧朽一般，一點都不用費力便把他們陷在罪中。新約中記載了一個因為懼怕人便陷入網羅的彼得，現代的教會中有千百個因為懼怕人便陷入網羅的信徒。我們讀到彼得因為怕人以致不認主的事便毫不留情的罪責他，批評他膽小如鼷，我們却忘記了自己並不比他略好一些。

不是有許多基督徒明明知道神憎惡詭詐喜愛誠實，却因為懼怕人便隨從不信的人去說謊言弄詭詐麼？不是有許多基督徒明明知道神恨惡偷竊欺騙，却因為懼怕人的緣故便同別人舞弊營私取用不義的財物麼？不是有許多基督徒明明知道神是忌邪的神，斷不容屬他的人敬拜事奉別的神，但因為懼怕人的緣故便不敢向別的神屈身麼？不是有許多基督徒明明知道那些不良的嗜好和罪惡中的宴樂是基督徒決不可以沾染的，但因為懼怕人的緣故便不敢棄絕這一切麼？不是有許多基督徒明明知道應當在人面前放膽為那替他們捨命的主作見證，但因為懼怕人的緣故竟不敢承認他們是耶穌的門徒麼？不是有許多屬神的人知道應當反對罪惡，攻擊一切悖逆神的事，但因為懼怕人的緣故便噤若寒蟬視若無視麼？不是有許多屬神的人知道應當把自己從不信的人中間分別出來不可隨從這世界，但因為懼怕人的緣故便怏怏與世浮沉和不信的人同流合污麼？不是有許多為神作工的人知道應當忠心傳述神的言語，按着神的旨意牧養教會，但因為懼怕人的緣故竟不敢責備羣衆的罪惡，不敢在教會中事事按着真理去作麼？許多不當作的事竟因為懼怕人便去作，許多當作的事竟因為懼怕人便不敢作。一存了懼怕人的心，甚麼罪也能犯，甚麼悖逆神的事也能作。魔鬼用金錢名譽宴樂所引誘不動的基督徒現今只用恐嚇的方法輕輕一擊，便毫無抵抗的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望風披靡。懼怕人的一定不免陷入網羅。

懼怕人的危險和禍害我們已經看明白了，那麼有方法勝過這種試探沒有呢？而且很容易。這個方法就在那一節經文的後半——「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倚靠耶和華」便不懼怕人。耶和華比世上任何人權柄都大。世上所有的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都爲他所管轄。倚靠他使用不着懼怕任何人。倚靠他自然也就不懼怕任何人。不懼怕人自然也就不至陷入魔鬼的網羅，不陷入魔鬼的網羅自然也就安穩了。

按理說起來一個基督徒有全能的神作他的慈父，作他的巖石，作他的山嶽，作他的盾牌，作他的高臺，還有甚麼可怕的呢？縱使全世上的人都連合起來攻擊他，窘迫他，謀害他，若沒有神的許可，他們仍是一點不能作甚麼，何況還不會有這麼多的人同時與他爲敵呢？當一個基督徒想到這件真理——心倚靠神的時，他就不懼怕任何人。但如果他忘記倚靠神，却向四圍看那種種惡劣的環境和那些面目猙獰的仇敵，他便立時覺得軟弱如水，勇氣全消。在這種景況中，他爲逃避危險和禍患的緣故，能作出來多少？他平日絕對不肯作的事，能犯多少？他從前起誓不敢再犯的罪，無論多麼剛強敬虔的聖徒，一發生懼怕的心，立時就會懦弱到極點，就會犯極大的罪。我們看見別的聖徒因爲懼怕人以致軟弱膽怯，墮落犯罪，因而站在一旁批評論斷他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及至有一日我們自己也遇見相同的景況，我們便明白人在懼怕的時候所懷的心情所有的狀況了。「懼怕人」是一種人力不能治療的重病，而且一染上這類病，緊接着就要發生許多其他可怕的病症。「倚靠耶和華」便是治療這種重病的惟一良藥，而且是百發百中的。平日常服用這種良藥，就總不會染上「懼怕人」的病。如果不幸染上這種重病，趕快服用這種良藥，立時便藥到病除，霍然痊愈。當今日這「懼怕人」的重病在教會中間流行的時候，我們應當急速奮起，大聲疾呼，把這

種可怕的病和牠所釀成的惡果宣佈出來，更把治療這種重病的良藥介紹給衆聖徒——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

一九四二，九，一一。

這纔是主耶穌的門徒

主耶穌教訓我們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太五章卅七節。他不許我們心口不一，態度曖昧，作他門徒的人絕對不能因為要得利益或因為要逃避危險的緣故，認黑作白，以非爲是。他的教訓中從來沒有「模稜」，「圓滑」，「敷衍」，「妥協」這一類的名詞。他認爲「是」與「非」，「正」與「邪」，「光」與「暗」中間沒有一尺一寸中立的餘地，不在這邊就在那邊。要作他的門徒就必須態度磊落，旗幟鮮明，心裏認爲是的，口裏就說是，心裏認爲非的，口裏就說非；合乎真理的事就盡心竭力去作，違反真理的事就毫不留情的反對；在正義和真理上不作尺寸的讓步，沒有毫髮的妥協。爲這個緣故無論遭甚麼損失，受甚麼誤會，遇甚麼危險，都毫不顧惜作耶穌的門徒與人交接往來，同工共事，總不能戴假面，用手腕，因為這樣作就必須弄詭計，說謊言。「擇目的不擇方法」這一句話是魔鬼給人的格言。耶穌的門徒無論作甚麼事不但應當有好目的，也應當有好方法。那位信實的主決不許他的門徒用詭詐卑鄙的方法去達成一個良好的目的。合乎主旨意的事從始至終都是誠實正直光明磊落的。

兩個有信心的英雄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打發人去窺探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們每支派中要打發一個人，都要作首領的。摩西就照耶和華的吩咐，從巴蘭的曠野打發他們去；他們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長。」——民十三章一至三節。

「摩西打發他們去窺探迦南地，說：你們從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強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是好是歹，所住之處是營盤是堅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樹林沒有。你們要放開膽量，把那地的果子帶些來。那時正是葡萄初熟的時候。」——民十三章十七至二十節。

「過了四十天，他們窺探那地纔回來，到了巴蘭曠野的加低斯，見摩西亞倫並以色列的全會衆；回報摩西亞倫並全會衆，又把那地的果子給他們看。又告訴摩西說：我們到了你所打發我們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強壯，城邑也堅固寬大；並且我們在那裏看見了亞納族的人，亞瑪力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亞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邊，並約但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罷，我們足能得勝。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為他們比我們強壯。探子中有人論到所窺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報惡信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們在那裏所看見的人都身量高大；我們在那裏看見亞納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蜂蟻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民十三章二十五至三十三節。

「當下全會衆大聲喧嚷，那夜百姓都哭號。以色列衆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全會衆對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這曠野！耶和華爲甚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

孩子必被擄掠；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麼？衆人彼此說，我們不如立一個首領回埃及去罷。摩西亞倫就俯伏在以色列全會衆面前。窺探地的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裂衣服對以色列全會衆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但全會衆說，拿石頭打死他們二人。忽然耶和華的榮光在會幕中向以色列衆人顯現。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使他們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後裔成爲大國，比他們強盛。」——民十四章一至十二節。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這惡會衆向我發怨言，我忍耐他們要到幾時呢？以色列人向我所發的怨言我都聽見了。你們告訴他們，耶和華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們達到我耳中的話待你們；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並且你們中間凡被數點從二十歲以外向我發怨言的，必不得進我起誓應許叫你們住的那地，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纔能進去。」——民十四章二十六至三十節。

「摩西所打發窺探那地的人回來，報那地的惡信，叫全會衆向摩西發怨言，這些報惡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華面前。其中惟有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仍然存活。」——民十四章三十六至三十八節。

神要把極大的福分賜給屬他的人以前，常是先看看他們配不配得這些福分。這並不是說他們需要，有甚麼功勞，有甚麼好處，纔配得這些福分。我們在神面前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好處；他看我們是否配。

得他所賜的福，就是看我們是否信靠他，是否尊敬他。他曾說，「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撒 upper 二章三十節。我們多信靠他，便證明我們多尊重他，他就重看我們，把他所豫備的大福豐富賜給我們。如果我們不信靠他，便證明我們是藐視他。藐視神的人當然不配承受神所賜的福了。

神把以色列人領到約但河東的時候，不久就要領他們進入那流乳與蜜的迦南。他要把這極大的福分賜給他的百姓以前，先要看看他們是否信靠他，是否尊重他。因此他吩咐摩西打發以色列民中的十二個首領過到迦南地去，窺探那地的情形，叫他們看見那地的物產是何等佳美，也叫他們看見那地的人民是何等強壯。如果他們信靠神，尊重神，他們必定滿心羨慕神的應許，一點不懼怕迦南人，歡歡喜喜的隨從摩西，過約但河去得神應許他們的美地。不料他們中間作首領的人和以色列民衆都是一樣的輕看神，不信靠神。他們怕迦南地的人，他們以爲神的能力還趕不上迦南地的人。先是那些窺探地的首領對民衆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爲他們比我們強壯。」又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們在那裏所看見的人都身量高大。我們在那裏看見亞納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接着百姓就大聲喧嚷，哭號，發怨言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這曠野。耶和華爲甚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麼？」聽他們所說的這些話，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是怎樣的不信靠神，怎樣的藐視神。他們正如同那些一點不認識神的人一樣，只看迦南地的人是多麼可怕，一點想不到還有神作他們的後盾。無怪乎神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使他們不得承受那地。」了，是不信靠神不尊重神的人，決不配承受神所應

許的大禍。神使這些人死在曠野，不得進入迦南美地，正是他們所當得的。分一點不能說神太嚴厲。

「疾風知勁草，亂世顯英雄。」就在這最嚴重最可怕的情形當中，出現了兩個有信心的英雄。這兩個
 人一個名叫迦勒，一個名叫約書亞。他們兩個人信靠神，尊重神。他們認為神的能力高過世上一切的人。他們信有神與他們同在，他們甚麼都不必懼怕；他們對百姓說：「我們所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拿他們兩個人所說的話和那十個首領所說的話互相比較一下，便看出他們的心與那十個人的心有多大的分別了。那十個人說了一大篇話，口口聲聲只是說：「住那地的民強壯，城邑也堅固寬大；並且我們在那些裏看見了亞納族的人，亞瑪力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亞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邊並約但河旁。」我們在那裏所看見的人都身量高大。我們在那裏看見亞納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他們一句沒有說到神，他們完全忘記了神。他們眼中所看見和心中所想的只是那些強壯可怕的迦南人。他們越看越想，那些人就越懼怕，在那種情形之下當然他們要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為他們比我們強壯」了。

那兩個有信心的英雄說甚麼呢？「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他們一點不提迦南人，却口口聲聲的說到耶和華聽他們口中所說的話，便知道他們的心是怎樣仰望神，信靠神，尊重神了。他們把神看得極大，看得極有能力，極有權柄。他們這樣信靠神，尊重神，當然不再懼

怕任何人了。他們二人和那十個人的分別就在這一點——他們信靠神，因此不看人的強大，只看神的權能；那十個人不信靠神，因此不看神是怎樣可靠，却只看人是怎樣可怕。就是因爲這一點的區別，他們二人和那十個人的結局竟有了天壤之別。他們兩個人進入了迦南美地，那十個人却遭瘟疫死在耶和華的面前。不信靠神不尊重神的人豈止於那十個首領呢？除了約書亞和迦勒以外，幾十萬以色列人當中竟再找不出一個信靠神尊重神的人來。這幾十萬以色列人都在埃及地，在紅海邊，在曠野，看見過神的大慈愛大權能。可是到了約但河東，一聽見那十個探子的報告，他們竟像從來不認識神的人那樣懼怕。如果他們在這種膽怯畏懼的景況中，趕快呼求神的憐憫，求告神賜給他們信心和膽量，求告神拯救他們，神也必能憐恤他們，赦免他們不信的罪，加給他們信心和力量，率領他們進入迦南。可惜他們不但不這樣作，反倒向神發出怨言來，怪罪神害了他們，並且商議要立一個首領，率領他們回到埃及去。他們不但不信靠神，而且忘恩負義到了極點。就在這個時候，神還藉着約書亞和迦勒安撫他們，鼓勵他們，勸戒他們，他們如果稍有良心，就應當立時承認自己不信膽怯的罪，聽從約書亞和迦勒的話，趕快隨從摩西的引導，豫備過約但河，纔合乎理。誰想到他們的心剛愎不信到了極點，不但不聽那兩個人的話，反倒說拿石頭打死他們二人。他們這種行爲是存心侮辱神，與神爲敵。不能怪神向他們大發烈怒，要將他們立時滅絕。

幾十萬以色列人當中只有兩個有信心的人，這件事使我們感覺希奇麼？有甚麼可希奇的？那個時代中不是這樣呢？今日千萬個基督徒何嘗不是在讀經的時候看到以色列人的不信便嚴厲的責備他們，及至一旦他們自己遇見一些可怕的事，便也像以色列民那樣驚惶失措膽怯戰兢呢？他們只注意他們的環境是何等險惡，他們的仇敵是何等可怕，却完全忘記了神和神的大能。古時幾十萬以色列人當中纔有兩

個遇見極可怕的事知道信靠神的人。今日遇見極可怕的事還能信靠神的信徒又比那時候多幾個呢？

約書亞和迦勒與那十個首領並以色列全族的人中間所有的差別實在是非常的大，他們所遭遇的結局更是天地懸隔，可是起初的差別不過是小小的一點——約書亞和迦勒注目仰望神，其他的人却一味地看着環境和那些可怕的人是，那些勇敢得勝的基督徒和那些怯懦失敗的基督徒所有的區別就是在這一點上。如果我們昂首仰望神，我們的信心勇氣能力便都像曉日那樣騰雲而起，但如果我們向四週看那些險惡的環境和那些可怕的仇敵，我們便立時膽戰心驚，軟弱如水。一擡頭和一低頭之間一切的事便發生那麼大的差別。失敗的基督徒一擡頭便轉為得勝，得勝的基督徒一低頭便遭遇失敗。想到這裏使我們得着多麼大的安慰，又使我們受到多麼大的警戒阿。

幾十萬人當中纔有兩個有信心的英雄，可見作一個有信心的英雄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作一個有信心的英雄也實在不是一件難事。無論遇見多麼險惡的環境，多麼可怕的仇敵，多麼困難的事物，也無論聽見多麼驚人的消息，多麼嚴重的恐嚇，只要昂首仰望神，注目神的大能，神的信實，神的慈愛，神的應許，一個最微小最軟弱的聖徒也能作一個有信心的英雄。

不怕死的主和不怕死的門徒

「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前頭走；門徒就希奇，跟從的人也害怕。耶穌又叫過十二個門徒來，把自己將要遭遇的事告訴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可十章三十二至三十四節。

「我們在那裏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到了我們這裏，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脚，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裏。我們和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羅說：『你們爲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爲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保羅既不聽勸，我們便住了口，只說：願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徒二十一章十至十四節。

好生惡死本是人的常情。無論甚麼人看見死亡的危險擺在前面，沒有不竭力設法逃避的。希奇得很！讀了上文所引的兩段經文，我們竟看見一位不怕死的主和一位不怕死的門徒！這一位主一位門徒明明知道前面有死亡等待着他們，只要轉移方向，或是停留在本來在的地方，便可以逃避死亡。但他們決不這樣作。他們向前走，他們一直向着死亡走去，如同一個人久客異鄉之後，向着故土走去一樣。在這第一段經文中記着說：「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前頭走；門徒就希奇，跟從的人也害怕。」門徒希奇的是甚麼？衆人又因爲甚麼害怕呢？豈不是因爲他們知道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猶太人的領袖都在那裏圖謀策畫要加害於耶穌，如今耶穌不但不肯逃避，反倒勇往直前向着死地走去，因此惹起他們的驚奇與畏懼麼？

別人看見前面有危險，患難都是躊躇畏縮，裹足不前。他不但這樣，反倒昂首前行。別人看見前面有危險，就是實在不能不向前去，也總要躲在儘後邊，叫別人走在前面。何況猶太人處心積慮所要謀害的就是他一個人呢。如今他不但像一般人那樣，畏意退縮，躊躇瞻顧，反倒「在前頭走」。正如一般人看見前面有利益尊榮的時候所抱的那種態度一樣。門徒怎能不驚奇，跟隨的人又怎能不懼怕呢？門徒驚奇他們的主竟這樣不怕死，衆人懼怕是深恐耶穌遭了猶太人的毒手，而且要連累了他們。想想這些人的心情，再看看主耶穌的態度，越使我們不能不欽仰主耶穌那種勇敢無畏視死如歸的精神。

我們再往下看第二段經文中所記載的保羅的事，便看見他正像他的主一樣。先知亞迦布當着衆人豫言說保羅要在耶路撒冷被人捆綁，而且要被交在外邦人手裏。雖然他所說的豫言就止在這裏，並沒有說以後再有甚麼事發生，可是每一個人都會想到這件事的結果總是凶多吉少。因此他們聽見這話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是，無論誰也不忍心看見自己所愛的人走到危險禍患裏去而不加以阻擋。他們這種勸阻正是人情之常，我們不能不深表同情。可是保羅說甚麼呢？他說：「你們爲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爲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明知道到了耶路撒冷要被人捆綁，還是決心前去，一點不改初衷。不但不逃避被人捆綁的危險，甚至連死也不怕。「我爲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何等勇敢！何等壯烈！何等激昂！何等偉大！這位門徒真像他的主，真不愧稱爲「基督的精兵」！

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不是有我們所有的肉體麼？他身體所有的一切感覺，不是和我們一樣麼？是，確實是這樣。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他走路困乏，便向人要水喝。他終日勤勞工作之後，疲乏困倦，在船

上睡得是那樣沉，甚至船被波浪掩蓋，他都未曾知道，直到門徒叫他，他才纔醒過來。他看見他的門徒馬利亞哭，他也哭了。他想到次日要臨到他的十字架上的羞辱痛苦和死亡，就一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求父撤去那個苦杯。他的身體和他身體上所有的感覺既是和我們一樣，他怎麼竟這樣挺身直前向着死亡走去，一點沒有怯懦退縮的表示呢？保羅能這樣作更使我們希奇了。他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他和我們有一樣的身體和感覺。他怎麼就那樣像他的主一樣不怕死？雖然有那樣多的人苦苦勸阻，勸他逃避要臨到的危險，他竟毫不猶豫的拒絕了他們的勸告，照他原定的行程向耶路撒冷走去。是甚麼力量使這位使徒這樣完全和他的主一樣？這幾個問題該怎樣回答？在聖經裏能不能找着牠們的答案？能，聖經裏的話清清楚楚的解答了這些問題。容我們讀這些話。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爲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來十二章一節二節。

這一段經文解答了「爲甚麼主耶穌不怕死」那個問題。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時候看見了前面所擺的十字架上的死，但他更看見了死的後邊還有一個榮耀的復活。他曾說：「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約十章十七十八節。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時候，也明明告訴門徒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他每一次豫言他的死，總接着提到他的復活。他對門徒講論的時候，多次對他們述說他將來所

要得的榮耀，有時是用明顯的話，也有時是用比喻。就在他站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審的時候，他還是極清楚的看見他復活以後所要得的榮耀。他告訴大祭司說，「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降臨。」——太二十六章六十四節，每次他看到十字架的死，他總看到那後面的榮耀和喜樂。他就「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便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使徒保羅能像他的主那樣一點都不怕死，也就是爲這個緣故。我們念到他對死亡誇勝的話說，「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爲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死阿，你的毒鈎在那裏？死的毒鈎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七節。他不怕死，因爲他知道死不足怕。他知道他的主已經戰勝了死，並且把這種勝利賜給了他。這一段經文中末後的一句在漢文的譯本裏譯得離了原來的意思。應當譯作「感謝神，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勝利。」是主耶穌戰勝了死亡。當我們信的時候，神藉着主耶穌把這種勝利賜給了我们。保羅敢向死亡誇勝，他看死亡爲一員「敗軍之將」。他知道在死的後面還有一個榮耀的復活。那時「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正是因爲他有這種信心和這個盼望，所以他能說，放說，也願意說，「我爲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過了多年，他爲他的主被囚在羅馬城中。他受盡千辛萬苦以後，知道自己在世上的工作將要作完，自

已離世的日子已經臨近，他極慷慨快樂的對他親愛的兒子提摩太說，「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章六至八節。這不像一個人要死以前所說的話，這像一個元帥統帶大軍戰勝了仇敵，領着得勝的軍旅班師回國的時候所唱的凱歌。這種死不可以再叫作死，該叫作「榮歸」、「凱旋」、「成功」。沒有人怕榮歸，怕凱旋，怕成功；那樣，這種死便也不是可怕的。明白了這個真理便明白保羅爲甚麼不怕死了。

真實的基督徒不怕死，而且他們不能死。他們在信主的時候已經得了永生。死亡在他們身上沒有絲毫的權柄。他們的呼吸和脈搏能停止，但那不是死，那不過是睡罷了。當神的號筒吹響的那日，他們要從他們睡眠的牀上起來，得着不能朽壞不能死亡榮耀屬靈的身體，被主接去。「永遠與主同在。」——帖前四章十六節十七節。當主耶穌在榮耀裏顯現的時候，他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西三章四節。今日他們在世界上所受的這「至暫至輕的苦楚」正是要爲他們成就那「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四章十七節。因爲「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八章十七節。並且「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八章十八節。保羅就是因爲深深明白這種真理，所以他明知道到了耶路撒冷要被囚人捆綁，要被交在外邦人手裏，他還是決心前去。他不但準備爲他的主被人捆綁，他也準備爲他的主死在耶路撒冷。不過因爲神的日子還沒有到，神交託他的工作他還未曾作完，所以他雖然準備死在耶路撒冷，可是竟沒有死在那裏。一直到他又爲他的主作了許多年的工以後，纔爲他的主死在羅馬城中。

在火窯與獅穴中 不怕死的主與不怕死的門徒

怕死的心理給魔鬼造了許多向信徒進攻的機會。許多很好的基督徒拒絕了魔鬼種種的誘惑。他們不貪財，不好色，不慕虛榮，不求安樂，在這一切的事上魔鬼對他們沒有一點進攻的機會。但及至魔鬼用危險痛苦禍患死亡去恐嚇他們的時候，他們因為「怕死」，便不能不屈服在魔鬼的試探之下。魔鬼深知我們的弱點，所以他在與基督徒戰爭的時候常常製造恐怖的空氣，引起他們恐怖的心情。叫他們看見前面有可怕的死亡等待着他們。使他們因懼怕的緣故在未曾與魔鬼交鋒之前便屈服在他的權下。他就這樣毫不費力的制服了他們。其實他們若存了不怕死的心迎着 he 走上前去，他還是真不能加害於他們。因為不得神的允許，魔鬼不能傷害聖徒一點皮肉。（見伯一章二章）更不用說傷害他們的性命了。保羅願意為主耶穌死在耶路撒冷。當他被猶太人拿住以後，他雖死不過只有一步。四十多人同謀起誓說：「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徒二十三章二十三節。但神不允許他們加害於他，就會有四百七十名衛隊把他護送離開了險地。魔鬼要藉着四十多人殺害保羅，神却豫備了多過十倍的衛兵保護他。為主耶穌死是福氣，是榮耀；但如果神不允許，我們想得這種福氣和榮耀還得不着呢。

這位不怕死的主不只有這樣一位不怕死的門徒。在保羅同時和保羅以後還有千萬個這樣不怕死的門徒。這些人的事蹟真是可歌可泣，可欽可慕。不幸教會越來越腐敗，真道越來越失傳，一千多年來的教會。在信仰熱誠愛心勇敢上真是江河日下，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怕死的門徒便寥如晨星了。今日的教會中仍有像保羅那樣不怕死的門徒麼？我就是爲他趕車，爲他提鞋，也是甘心樂意的。

不妥協的基督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太五章三十七節。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裏面却盛滿了勒索和放蕩。你這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裏面，好叫外面也乾淨了。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却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裏面却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太二十三章二十五至二十八節。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入聖殿，趕出殿裏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的人的桌子，和賣鴿子的人的凳子。也不許人拿着器具從殿裏經過。便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着說，我的殿必稱爲萬國禱告的殿麼？你們倒使牠成爲賊窩了。祭司長和文士聽見這話，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却又怕他，因爲衆人都希奇他的教訓。」——可十一章十五至十八節。

我們越讀聖經上的記載，越看見我們的主是何等的聖潔嚴正。他和罪惡絕對不能並立。他恨惡罪惡，他斥責罪惡。他對罪惡沒有絲毫的讓步，沒有絲毫的妥協。他教訓他的門徒，裏外應當完全一致，不可有少許的虛僞和謊言。他不但許他們說大的謊言，他也不許他們說極小的謊言。他教訓他們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他也告訴他們說：虛僞和謊言都是從魔鬼而來的，就是半句謊言也是出於「那惡者」。他責備那些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時候，毫不留情的把他們裏面的罪惡和他們的虛僞都給他們揭露出來。他不是不知道這些人都是在社會中有地位聲望和權勢的人，他也不是不知道他得罪了他們會惹出禍患和危險。只因爲他是那樣恨惡罪惡，恨惡虛僞，恨惡假

冒爲善，所以他義忿填胸，毫不畏懼的斥責他們，說出來這些沒有人敢說的話語。他不但敢說這些話，還作了一件驚人的事，顯明他是怎樣的恨惡罪惡，怎樣的不與罪惡妥協。就是在神的殿裏，因爲看見祭司長和守殿官受了賄賂，容許那些作買賣的進到殿裏來作買賣，因此大發義怒，一趕出殿裏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的人的桌子，和賣鴿子的人的凳子。」他作這件事無異乎同祭司長們宣戰，不希奇他們因此想法子要除滅他。他作這件事，既不是爲自己求名求利，又不是因爲發泄自己的私憤，完全是因爲他不能眼看神的聖殿被惡人玷污。他不能容忍罪惡在他父的房裏存身。這種恨罪的心使他計較自己的得失榮辱，使他不顧慮自己的利害損益，甚至使他把生死都置之度外。結果也就是因爲他恨惡罪惡，他斥責罪惡，他不與罪惡妥協，所以被那些終日活在罪惡中的人們把他捉住，定他的死罪，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可是神所安排救贖世人的工作就這樣藉着惡人的手因着他的死便成全了。他也因着他的忠心，他的順服，得了他的賞賜，就是神使他從死人裏復活，使他升爲至高，並使他得了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我們不是他的門徒麼？我們不是稱他爲主爲夫子麼？那樣我們看看自己究竟像他不像他呢？他教訓我們「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我們却因爲怕得罪人，怕受損失，怕遭遇誤會，是却說不是，不是却說是。他斥責罪惡，反對罪惡，不和罪惡有絲毫的妥協。我們却因爲要逃避羞辱禍患的緣故，敷衍惡人，同惡人磋商條件，對罪惡讓步，與罪惡妥協。最先是作少許的讓步，以後繼續着再讓步，再後作最大的讓步，弄來弄去，勇氣漸漸的消失淨盡，自己的脚步也站立不穩，最後便整個的向罪惡投降。就因爲與罪惡妥協的基督徒太多，所以撒但纔這樣在教會中掌了大權，基督徒纔這樣在世界上失去見證，基督的光輝纔這樣被遮掩起來。我們稱耶穌爲主爲夫子，我們的生活與態度却是與他背道而馳。我們不自覺羞愧難當麼？

與罪惡相爭只能積極的進攻，決不能作絲毫的讓步。就這樣便只有屈服，只有失敗。你決不用希望同魔鬼講和，決不用希望對他作幾分的讓步，再叫他對你作幾分的讓步。魔鬼永遠不肯對我們讓步。你若不向他進攻，把他打退，他便要向你進攻，把你擄去。與他爭戰，只有抱着必勝的決心，勇往直前的進攻。如果我們有這種決心，那位大獲全勝的主必定加給我們力量，率領我們戰勝撒但，高唱凱歌。但如果我們作幾分的讓步，有少許的妥協，結果便不堪設想了。

在這個邪惡的世界上要作一個極徹底極像基督的基督徒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國的社會中更是這樣。因為我國大多數的人遇事都主張隨和敷衍，不傷情面，不得罪人；沒有堅決的主張，沒有犧牲的決心，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只要自己能得利益，不妨出賣自己的良心和人格，只要能避免自己的損失，不妨認黑作白，以非爲是；昨日的仇敵，今日要利用他，便口頭上稱他爲好友，今日的好友，明日爲自己的利益，使他爲仇敵，翻雲覆雨，反復無常；心中恨一個人到極點，口裏却一味對他表示好感，自己絕對不能認可的事，有求於人的時候，也可以滿口表示贊成；有人情，公事也可以當作私事辦理，拿錢來，法律也可以一變而爲具文。家庭裏和社會中間，人人都講究戴假面，用手腕，爾詐我虞，鉤心鬪角。騙子手被人尊爲上智，大滑頭被人目爲英雄。廉恥節操，人格志氣，都是不值一文錢的東西。在這樣的社會中，要作一個聖潔真誠，不對罪惡讓步，不與罪惡妥協的基督徒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這需要有多麼大的勇氣，需要遇見多少阻難和危險。但就是這樣的社會纔最需要這種不妥協的基督徒。只有這種不妥協的基督徒，能在這黑暗的社會中發出神的光輝來。只有這種不妥協的基督徒，能證明世人的罪惡，使他們滿面羞慚，無地自容。只有這種不妥協的基督徒，是神眼中的珍寶，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是魔鬼的勁敵，是教會的柱石。只有這種不妥協的

基督徒纔能爲眞道打那美好的仗，使神的眞理被顯明，使基督的名被高舉。一個這樣的基督徒所有的價值和功用遠勝過一千個與世浮沉的基督徒。

作一個不妥協的基督徒必須勇敢無畏。如果我們怕受損失，怕得罪人，我們就必定與罪惡妥協。如果我們怕受羞辱，怕遭誤會，我們就必定與罪惡妥協。如果我們怕死，我們就必定與罪惡妥協。只要我們有所畏懼，有所顧慮，有所貪戀，有所愛惜，我們就必定對罪惡讓步，與罪惡妥協。魔鬼深明白這種情形，所以他使用我們所畏懼的種種事物來恐嚇我們，來要挾我們。如果我們不怕受損失，不怕打破飯碗，不怕得罪人，不怕遭人誤會，不怕惹人反對，不怕被人攻擊，不怕死，我們便不難作那位不妥協的基督門下的不妥協的基督徒了。

讓我們今後靠着基督復活的大能大力作完全像基督的基督徒。無論甚麼事，「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不說一句謊言，不戴一副假面，不弄一點手腕，不用一次詐術。合乎眞理的事無論有甚麼阻難也鼓起勇氣作去，違背眞理的事無論別人怎麼脅迫我們，也決不能挨着一點。爲我們自己的名譽地位金錢財物無論讓步到甚麼地步都可以，只是爲正義和眞理不能有絲毫的讓步。無論在甚麼事上都認眞，都要徹底，不模稜兩可，不面面俱到，不隨和，不敷衍，不循情面，不畏權勢。常說的就說，常作的就作，寧可得罪世上所有的人，也不可得罪神。寧可遭全世界的攻擊，也不可惹神的震怒。存心說話，行事待人，都要光明磊落，坦白正直，不給魔鬼留一點地步，不與罪惡有絲毫妥協。

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

「到了天亮，猶太人同謀起誓說，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這樣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他們來見祭司長和長老說，我們已經起了一個大誓，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甚麼。現在你們和公會要知會千夫長，叫他帶下保羅到你們這裏來，假作要詳細考察他的事。我們已經豫備好了，不等他來到跟前就殺他。保羅的外甥聽見他們說下埋伏，就來到營樓裏，告訴保羅。保羅請一個百夫長來，說，你領這少年人去見千夫長，他有事告訴他。於是領他去見千夫長，說，被囚的保羅請我到他那裏，求我領這少年人來見你，他有事告訴你。千夫長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問他說，你有甚麼事告訴我呢？他說，猶太人已經約定要求你明天帶下保羅到公會裏去，假作要詳細查問他的事，你不要隨從他們，因為他們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經起誓說，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現在豫備好了，只等你應允。於是千夫長打發少年人走，囑咐他說，不要告訴人你將這事報給我了。千夫長便叫了兩個百夫長，說，豫備步兵二百，馬兵七十，長槍手二百，今夜亥初往該撒利亞去，也要豫備牲口，叫保羅騎上，護送到巡撫腓力斯那裏去……於是兵丁照所吩咐他們的，將保羅夜裏帶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讓馬兵護送，他們就回營樓去。」——徒二十三章十二至三十二節。

好嚴重的局面！好危險的景況！四十多個猶太人下了這種決心，一定要把保羅置於死地然後甘心。「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縱使只有三五個人下了這種決心，保羅的處境就已經足徵危險了，何況這樣起誓的有四十多人呢。保羅的性命在這個時候正如千鈞繫於一髮。在人眼中看來，簡直不會有倖免的希望。看他們所下的這種決心，再看他們所設的這種密謀，令我們真不能不替保羅擔心到萬分。誰想到神要拯救他的僕人脫離危險，一點不費力量便破壞了這些惡人的計謀呢。

保羅的外甥叫甚麼名字？我們不曉得。他是作甚麼事業的？我們也不知道。聖經裏除了這一個地方以外，再也沒有提到這個人。神就藉着這樣無聲無臭的一個少年人，成就了他拯救他的忠僕的大工。這個少年人聽見了那四十多人所設的惡謀，便來報告給保羅知道。保羅就請了一個百夫長來，領這少年人去見千夫長，把這件事又告訴千夫長。就這樣一來，保羅便脫離危險了。千夫長便叫了兩個百夫長來，說：「豫備步兵二百，馬兵七十，長槍手二百，今夜亥初往該撒利亞去，也要豫備牲口，叫保羅騎上，護送到巡撫腓力斯那裏去。」四十多個猶太人起誓要殺保羅，神却為保羅豫備了四百七十名武裝衛隊，保護他脫離危險。我們可以揣想一下保羅離開耶路撒冷的時候那種情形。四百七十名衛隊，有步兵，有馬兵，還有手持長槍的長槍手，保羅騎着牲口走在中央，那些武裝的衛兵在前面和後面擁護着，浩浩蕩蕩的向着該撒利亞進發。以一個手無寸柄的保羅如今竟能這樣安安全的從許多仇敵中間走出去，沒有受到絲毫的傷害，這不能不承認是神所施行的拯救了。

看見了麼？屬神的人只要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忠心作神的工，就不必懼怕任何危險，任何禍患，也不必懼怕任何人加害。若不經過神的許可，任何人不能傷害他的一根頭髮。縱使要害他的人，像要害保羅的人一樣多，他們所下的決心像那四十多人的決心一樣堅強，他們的計謀像那四十多人的計謀一樣週密，只要神略動一下手指頭，便能把他們的決心和計謀破壞無遺。人的決心無論如何堅強，人的計謀無論如何週到，總不能和神作半分鐘的抗爭。惡人的勢力看着是強大無比，其實是脆弱不堪。敬畏神的人所處的境遇，看着是危險萬分，其實是穩固如同金湯。我們不必懼怕惡人加害於我們，我們只當懼怕我們不能好好的敬畏神，不能忠心作神的工。我們不必懼怕仇敵的數目衆多，我們只當懼怕我們不能時常與神

同行。我們不必懼怕四十多人起誓要殺我們，我們只當懼怕我們不能像保羅那樣勇敢忠心事奉神。

神拯救愛他的人所用的方法真是奇妙。有時他用極特殊的方法施行拯救，有的他用極平凡的方法施行拯救。有時他藉着有權柄有勢力的人施行拯救，有時他藉着極卑微極軟弱的人施行拯救。在保羅得救的這件事上，我們看見他用了一個沒有名聲沒有地位的猶太少年，又用了一個聲勢赫赫手握兵符的千夫長。天上的使者，地上的人類，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他願意用誰，就可以用誰，他願意用多少，就可以用多少。他用這一切去成全他的旨意。他用這一切去拯救愛他的人。愛神的人所處的地位是多麼安全，愛神的人所得的福分是何等浩大啊！

讀完了這一段記載，我很願意知道那同謀起誓要殺保羅的四十多個人到底吃了喝了沒有。如果他們到底還是吃了喝了，他們便背棄了自己的誓言。如果他們持守他們的誓言，他們便只有餓死渴死，因為保羅已經被千夫長送到該撒利亞，他們再沒有方法去殺他了。那些人同謀起誓的時候何嘗不是覺得自己極有把握能把保羅置於死地。如果他們對這件事有幾分懷疑，恐怕事情不能成功，他們也決不敢起這樣嚴重的誓，以致自己弄得騎虎難下。他們想他們既然下了這樣堅強的決心，又有這樣精密的計畫，事情決沒有失敗的可能。他們却沒有想到天上的神是那樣大有權能，大有智慧，一點不用費力便破壞了他們全盤的計畫。他們沒有害死保羅，却自己取了極大的羞辱，背誓食言，貽笑衆人。

與神爲敵的人有幾個不是這樣愚昧可憐呢？他們定意要抗拒神要加害於神的僕人的時候，自己以爲必操勝算，因此洋洋得意的誇下大口。他們認爲「人定勝天」，認爲「有志者事竟成」。他們却不料到抗拒神的人永遠沒有一個人能發成功。弄來弄去，他們竟把自己拋到自己所設的網羅中，輕者受辱貽羞，

重者大禍臨身。所有與神爲敵的人都是與自己爲敵，所有要殺害神的僕人的人最後都殺害了自己。我爲那些與神爲敵的人嘆息，我爲那些與神爲敵的人懼怕。

「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說這話的人存心是錯誤的，然而他們這種決心却是可效法的。如果把這種決心用在正路上，將要發生多麼偉大的成效。如果聖徒們能說：「若不先禱告讀經就不吃不喝，」他們屬靈的生命將要有何等大的長進。如果聖徒們能說：「若不先承認離棄罪惡就不吃不喝，」他們的生活要成爲怎樣聖潔完全。如果聖徒們能說：「若不先與弟兄和好就不吃不喝，」他們和別人中間那能再有嫌隙不和。如果聖徒們能說：「若不先扶助軟弱的人，則濟缺乏的人就不吃不喝，」他們要作成多少愛心的工作。如果聖徒們能說：「若不先傳揚福音就不吃不喝，」將要有多少人得聽福音，得蒙救恩。如果聖徒們能說：「若不先規勸弟兄離開他們的罪惡過失就不吃不喝，」將要有多少犯罪的信徒因受責備悔改過來。不作成一件當作的事就不吃不喝，這實在是一種偉大的精神，也是成功的人必備的一種德行。有了這種決心纔能克服一切的困難，纔能成就常人所不能成的事工。我們不當抱這種決心去抗拒神，但我們却當抱這種決心去順從神。我們不當抱這種決心去害人，但我們却當抱這種決心去救人。若是悖逆神的人能下這種決心去害神的僕人，我們應當下比這大幾倍的決心去事奉神去接待神的僕人去愛鄰舍呢。

「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我讀了這句話蒙了無限的安慰，受了極深的警戒，也得了很多的勉勵。蒙安慰，因爲我知道若沒有神的許可，惡人無論如何不能傷害我們一絲一毫。受警戒，因爲我明白與神爲敵便是自取羞辱和敗壞得勉勵，因爲我看見我們向神若有這種決心便沒有不能成就的事。

等候神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詩二十七篇十四節。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詩三十七篇七至九節。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很動搖……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動搖。」——詩六十二篇一至六節。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詩一百三十篇五節。

「你不要說我要以惡報惡，要等候耶和華，他必拯救你。」——箴二十章二十二節。

「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賽三十章十八節。

「你豈不會知道麼？你豈不會聽見麼？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鵬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賽四十章二十八至三十一節。

「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賽四十九章二十三節。

「凡等候耶和華心裏尋求他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人仰望耶和華，靜默等候他的救恩，這原是好的。」——哀三章二十五節二十六節。

「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應允我。」——彌七章七節。

「等候神」是聖徒必須學習的一樣極重要的功課，但牠也是最難學習的一門功課。就因為我們學習不好這門功課，我們受了極大的害，吃了極多的虧。許多很好的信徒不會等候。許多很熱心的信徒不會等候。許多很忠心服事神的信徒不會等候。這些人知道罪惡害他們，他們却不知道「不等候神」。這件事同樣的害他們。他們不知道因為不等候神，他們便會犯許多的罪。他們更不知道魔鬼會在他們忙忙亂亂的時候，把他們引到許多的罪惡和禍患中。人在慌忙之中最容易失去鑑別力，以致受人的欺騙。魔鬼就是在信徒遇事慌忙的時候引誘他們走入歧途，引誘他們去作許多在他們心思安靜頭腦清楚的時候絕對不肯去作的事。有三種境遇最能使我們因為不等候神以致犯罪。第一種境遇就是在我們遭遇危險患難的時候，第二種境遇就是在我們受人欺侮虐待或是看見一些不公平的事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第三種境遇就是我們渴望得一樣甚麼好處却是總得不着的時候。聖經裏有幾段頂清楚的記載證明這個真理，容我們引證這幾段在下面。

「掃羅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掃羅散去了。掃羅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裏來。掃羅就獻上燔祭。剛獻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掃羅出去迎接他，要問他好。撒母耳說：你作的是甚麼事呢？掃羅說：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裏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燔祭。撒

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着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撒十三章八至十四節。

「後來摩西長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裏，看他們的重擔；見一個埃及人打希伯來人的一個弟兄。他左右觀看，見沒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裏。第二天他出去，見有兩個希伯來人爭鬪，就對那欺負人的說：『你爲甚麼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殺那埃及人麼？』摩西便懼怕，說：『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聽見這事，就想殺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出二章十一至十五節。

「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撒萊有一個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爲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撒萊對亞伯蘭說：『我因你受屈，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願耶和華在我中間判斷。』亞伯蘭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撒萊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創十六章一至六節。

掃羅王從一種極好的地步墮落到極深的地方，再不能起來，真是一件極令人惋惜的事。但他第一步的墮落並不是犯了甚麼其他的大罪，只是因爲不會等候神，便沒有遵從撒母耳的話，自己去給神獻祭。掃羅明明知道他不應當獻祭，但他因爲懼怕非利士的軍兵，便作了這件愚昧的事，被神所廢棄。其實他再等

不多時候，撒母耳便來到了。我們豈不也是常作這種愚昧的事麼？一遇見甚麼危險禍患便嚇得心驚膽戰，手足無措。在這時候魔鬼最容易欺騙我們，引誘我們去作神所不喜悅的事。當我們遭遇危險驚慌失措手忙腳亂的時候，最容易失去平日所有的鑑別力，縱使不失去鑑別力，我們也會因為要逃避危險的緣故去作我們明明知道不當作的事。要想逃避這種危險，只有學習等候神。無論遇見甚麼可怕的事，一點不要驚惶忙亂，只要安安靜靜的進到神面前，仰望他，求告他，等候他。他決不會忘記我們，更決不會遺棄我們。從來沒有一個聖徒因為等候神吃了虧，受了害。可是有許許多多屬神的人因為不等候神便受了極大的損害，吃了極多的苦頭。不用說危險在前的時候我們去作神不喜悅的事是得罪神，就是我們遇見危險不投靠神，却去投靠人，向人求援助，這已經是藐視神，不信靠神得罪神了。古時猶大人遭遇巴比倫人的攻擊，他們不呼求神的拯救，却到埃及去求救兵，神為這事深深的責備他們說：「禍哉這悖逆的兒女！他們同謀，却不由於我；結盟，却不由於我的靈，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並沒有求問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量並投在埃及的蔭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們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蔭下要為你們的慚愧。他們的首領已在瑣安，他們的使臣到了哈內斯。他們必因那不利於他們的民衆蒙羞，那民並非幫助，也非利益，只作羞恥陵辱。」——賽三十章一至五節。——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却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所以你們必然奔走；又說：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一人叱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叱喝，你們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頂的旗桿，岡上的大旗。」——賽三十章十五至十七節。按我們看，猶大人因為受巴比倫人的迫害，派人到埃及去求救兵，這並不是甚麼不合理的事，這裏面更沒有甚麼罪。神為甚麼這樣嚴嚴的責備他們，重重的咒詛

他們呢？但我們詳細玩味這些話，便看出來他們這樣作是輕看神，侮辱神，不信崇神，看神還不如埃及人可靠，看神的能力還不如埃及人的能力大。並且神曾告訴他們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這明明是告訴他們說，只要安靜等候神，便可得着拯救。但這些悖逆的百姓却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從這兩句話中可以看出來他們是怎樣輕看神，侮辱神，悖逆神了。全能的神應許要拯救他們，他們不肯等候他，却到不認識神的外邦人那裏去求援助，請想這是不是罪，不是極大的罪？他們爲這事遭遇神的打擊，是不是應當的呢？可是神的慈愛異常浩大，在他們因爲不倚靠神而倚靠人遭遇打擊以後，仍然向他們施恩典，對他們說：「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因爲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賽三十三章十八節。神在他的百姓因爲不等候他以致遭遇失敗以後，再教訓他們應當如何等候，並且清楚應許他們說：「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可嘆！可嘆！今日許多信徒就是像猶大人一樣，遭遇了危險困難，不知道仰望神，等候神，只是一味忙亂奔跑，到他們看爲可靠的人那裏去求援助，求拯救。如果他們去投靠屬神的人，還可加以原諒，最可嘆的，就是他們竟到不信的人那裏去求拯救，他們所得的結果也是與那些猶大人相同，不但沒有得着拯救，反倒蒙了羞辱，遭了禍害。這種情形我們聽見看見的已經不知道有多少了。

摩西也曾因爲不等候神惹出來一場禍患，險些喪了性命。神實在早已定規要藉着他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他性情急躁，不等候神的日期臨到，一看見他本族的人受埃及人的虐待，便怒不可遏，憑着自己血氣的勇敢把那個埃及人打死，埋在沙土裏。他一點不想希伯來全族的人都伏在法老和埃及全國人的手

下，打死一個埃及人能有甚麼用處。他更不想因着打死這一個埃及人會釀出甚麼禍患。果然，希伯來人還一點沒有得着解救，他自己倒幾乎死在法老的手下。我們豈不也是當作這一類愚昧的事麼？一受了人的欺侮，苦待便忿忿不平，想要以惡報惡，或是看見別人的惡謀成就，就心懷不平，以致自己也想去作惡。還有時候我們看見別人受惡人的欺壓，便憑着血氣之勇起來去攻擊惡人，結果總是和摩西所遭遇的相同，還沒有救了別人，自己倒先陷在禍患中。如果我們能忍耐些時候，等到神的日期臨到，他一點不費事，就把一切不平的事都平反過來，正如同他擊打法老將以色列全族的人都從埃及領出來一樣。他看見我們的軟弱和愚昧，所以他教訓我們說：「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又說：「你不要說，我要以惡報惡，要等候耶和華，他必拯救你。」

亞伯拉罕的事便是我們上文所提的第三種情形了。他渴望得一個兒子好承受神的應許。但他的妻子已經絕了生育的盼望。他無法再等候下去。他聽了他妻子的話，納了夏甲為妾，結果是甚麼呢？神的應許到底還不是藉着他的方法成就。以撒仍是從撒拉生出來。納夏甲為妾的結果不過是使一個快樂平安的家庭變成了戰場。夏甲與撒拉不和，以撒與以實瑪利相爭。直到今日，幾千年來以實瑪利的後裔——亞拉伯人——總是與以撒的後裔——猶太人——互相殘殺，沒有寧息的日子。我們也常常作這種愚昧的事。盼望得着一樣甚麼好處，但總得不着，我們不能再等候神。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方法去得。我們也明明知道這些方法不是神所喜悅的，但我們為達到我們的目的，便不能不這樣作。結果是甚麼呢？我們所希望的好處也許可以得到，但不久便有許多的痛苦和禍患臨到我們身上。許多信徒為求財產走了神不喜悅的道路。許多信

徒爲求尊榮取了神不喜悅的步驟。許多信徒爲求子嗣用了神不喜悅的方法。許多信徒爲求成功擇了神不喜悅的手段。他們這樣作也許暫時得着一些功效，可是後來却因此招來無窮的禍患痛苦與損失。他們將要因此懊悔，因此自恨，因此哀哭號泣，想挽救已往的失敗，但是大錯已經鑄成，再沒有方法挽回了。

如果我們不願意蹈上文所說的這些人的覆轍，就需要在每日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上學習等候神。這並不是說我們應當一味的懶惰不去作甚麼，也不說是我們要放棄自己的本分，不我們應當隨時隨地善用機會去作一切擺在我們面前的本分和工作。但我們決不可跑到神的旨意之外去作一件事。在遭遇危險禍患的時候一點不要驚惶忙亂。不要作神不許可的事。不要投靠不屬神的人。在看見惡人行強暴的時候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不要以惡報惡。不要用神所不喜悅的方法去求甚麼尊榮利益成功，也不要用自己屬肉體的方法去幫助神作甚麼事。等候神和懶惰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懶惰是不肯去作擺在前面的本分和工作，等候神是不作一件出乎神的旨意以外的事，同時却在神的軌道中殷殷勤勤的去作每日每時應當作的事工。許多殷勤的信徒需要學習等候神。許多熱心的信徒需要學習等候神。有些最熱心的信徒是最不會等候神的人。他們忙着要去作工，要去辦事，要去服事神，要去幫助人。可是他們憑着血氣，用人的方法，去作這些事。結果不但未曾成功，倒遭了失敗，不但未曾使神得着榮耀使人得着益處，倒使神受了羞辱，使人受了虧損，不按着神的旨意去奔跑勞苦還不如不奔跑勞苦更好。

有一件事與等候神是緊緊相連不能分開的，這件事就是信靠神。惟獨會信靠神的人纔會等候神。我們所以敢等候神，能等候神，就是因爲我們信靠他。我們信他決不失信，所以我們敢等候他。我們信他決不悞事，所以我們敢等候他。我們信他能作一切我們自己不能作的，所以我們敢等候他。我們信他比世上的

任何人都可靠，所以我們敢等候他。我們信他決不忘記我們，所以我們敢等候他。我們信他所作的都好，所以我們敢等候他。我們信他的眼睛看顧一切仰望他的人，所以我們敢等候他。我們信他聽我們的呼求，所以我們敢等候他。我們越能信靠神，我們也就越敢等候他。但信靠神多少與認識神多少有正比例。我們多認識神，纔能多信靠他。無怪乎先知何西阿教導以色列人追求認識神了。他對他們說，「你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何六章三節。

會等候神的人真是有福的。別人想他們要耽誤許多的事，其實他們所成就的比任何人都多。別人看他們走的太慢，其實他們跑的比任何人都快。別人看他們軟弱無能，其實他們比任何人都力量。他們必「從新得力。」他們「如鵬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他們不輕易作甚麼事，可是作起來就必成功。他們不輕易舉足前行，可是舉足以後就必走到目的地。他們不輕易應許人，可是應許了就必實踐。他們不鳴則已，可是一鳴就必驚人。他們不飛則已，可是一飛就必冲天。他們不像其他的人說了極多的話，却辦了極少的事，開了很多的頭，却收了很少的尾，輕易開始，輕易中輟，輕易舉足，輕易止步。他們有一種從天上來的智慧和能力，能成別人所不能成的功，能作別人所不能作的事。他們所處的境遇看着是很危險，其實是很安全。他們所走的路途看着是很崎嶇，其實是很平坦。沒有別的人比等候神的人更剛強更穩妥。沒有別的人比等候神的人更快樂更有福。等候神是最難學最艱深的功課，可是學好了這門功課比學好了任何其他功課都更有用。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

IN THE BURNING FIERY FURNACE
AND THE LIONS' DEN

BY

WANG MING TAO

PUBLISHED BY

THE SPIRITUAL FOOD QUARTERLY

29 KAN YÜ HU-TUNG

PEIPING

在火窑與獅穴中

一九四七年九月初版

著者 王 明 道

印行者 靈食季刊社

發行者 靈食季刊社

北平甘雨胡同廿九號

24
101063
(30)

24

101065
(30)